

夏小正正義



夏小正正義

王筠撰

中華書局

叢書集成初編

夏小正正義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

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

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一版

開本：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一

統一書號：一七〇一八·一五一

夏小正正義

此據天壤閣叢書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宋淳熙中韓元吉刻大戴禮十三卷夏小正在其中乃前此隋志亦十三卷而夏小正別出蓋齊梁間久有單行本矣

傳氏以爲獻書者離析之此不必然蓋文志既收禮古經及記矣又收中庸說既收筭子於道家矣又收弟子職子孝經類是其比

傳文小正字凡四見

禮記鄭注得夏四時之書也其書存者有小正月令

注九引皆云夏小正一曰正月啓蟄魚陟負冰二曰農率均田三曰丁亥雋舞入學四曰妾子始齔執養宮事五曰王賁秀六曰五月啓灘燕臺七曰六月鷹始擊八曰九月丹鳥蓋白鳥且並傳引之九月十一月王狩

竹書亦云頒小正知

此書本以小正名今冠以夏者蓋先儒所記禮書二百四篇大戴刪爲八十五篇夏小正第四十七小戴又刪爲四十九篇遂無此書今綜兩戴本觀之多出周秦而保傳又出于漢之賈生蓋大戴以其書最古特題曰夏也嘉慶四年先大夫約齋先生出宰潛山筇隨侍在署幕賓有夏小正鈔本傳文多刪節又有金仁山履祥說濟陽張稷若爾岐說北平黃崐圃叔琳說頗爲詳備使小胥鈔存之今夏覆檢大戴本有傳無經此由經傳別行讀者見經已具傳中遂鹵莽而刪經以致今之讀者謂此書經傳雜糅不知僂越經傳者始于後漢之費直戴德乃前漢宣帝時人也儀禮經傳通解于傳中別出之爲經而開有遺漏仁山儒者之說不甚考故實崐圃考之矣而或以己意竄易舊文余乃合鈔爲一本異文則參台用之疏解概用三家之說閒亦竊附己意疑者仍闕之命之曰正義竊取唐宋經疏之名也顧念朱子別經于傳斯不得不增傳曰于每月之首鈔本于傳文之外益以三家斯不得不增傳曰于每條之首如周易上下經及十翼分爲十二篇自費直以彖象繫辭文言解說上下經各附各卦之後遂加傳字如今本乾卦是其

式也。鄭氏以後更分彖翼于卦辭下，象翼于爻詞下，於是象曰象曰紛紛錯出矣。初學讀之亦自有利，然爻詞小象其義各有相承者，而小象之韻則無不相承者。今爻爲象隔，象亦爲爻隔，其弊甚大。本書記時令無易之大義，卽分之亦無其大弊。然如十月傳若日之長也云，雉入于淮爲蜃二句相連，則朱子之說可解。今既別之，猝亦難通，皆自然之勢也。經義述聞引有孔氏盧氏兩本，我未得見，將廣求而補正焉。道光二十九年歲次己酉閏月廿八日安邱王筠。

越歲庚戌復取傅氏本讀之。傅氏名崧卿，宋山陰人，官給事中。其序曰：政和中

宋徽宗十一年辛卯改元政和得關澮本有

注釋二十三處，以集賢大戴禮參校，兩書互有得失。傅氏所校雖不精，而古本之誤具見於此矣。吳縣黃

堯圃烈得明袁尙之所刻傅氏本，以通志堂本惠定宇手鈔本校正數十事，又以長洲顧梧生鳳所撰夏

小正經傳集解併鋟版行之。顧氏所據本以宋韓元吉所刻大戴禮爲主，其或謬誤則正以傅氏本。博觀約取，體例謹嚴，稱其爲經生家言也。余讀傅氏序始知離經于傳實自此始，又讀集解於素所未明者已多辨。哲然大戴至今二千年矣，各本已不同，小正前乎此者又二千年，而欲其無關佚譌謬豈可得乎？傳言或曰者八，其六謂說之者不同，而或曰祭韭或曰人從，直謂經文有不同，況小戴刪之不復列于學官，誦習者少，流傳千年，宋人刻之于久經斷爛之餘，後之學者不思夏書渾渾不盡可以意逆志，而苦心孤

諸務欲通其所難通。雖勢不可已。恐亦有鑿空失實者矣。夫遵明曲解八十宗。尙幸有不譌之本。可以考其實也。小正必無古于宋本者。將安所考正乎。故余再鈔撮之。於諸本不同之字句。詳悉書之。卽其謬顯然者。亦皆甄錄。使人知前賢用心之勤。亦以見蕪穢難治。必不能反古復始。且前人所不從者。或後人鑽研復有所會。能拾前人之遺乎。反覆改之。至八九過。亦僅略可屬讀而已。若夫字比句櫛。鑿然言之。則聖人能言夏禮。尙惜杞不足徵。然當時固猶有杞也。其故廬今爲邨落。名曰杞城。隸吾安邱。豈復能向此編氓而徵文考獻乎哉。五月二十二日筠又序。

凡例

傳文古奧。不可刪節。茲一依元本鈔錄。儀禮經傳通解。於經文傳文。皆有音注辨正。余有所增。多署名別之。或牽連出之者。則不別。其辨正三家說者。亦不須別也。

三家之說。全謬者。刪之而已。瑕瑜不掩者。辯之。間有全謬而足惑後生者。亦存而辯之。

傅氏於每月之傳。皆冠以傳字。蓋放杜注左氏傳。每年之經。皆冠以經字。每年之傳。皆冠以傳字也。似較妥。然既明著其爲後加矣。可以隨宜也。

月令畢鳥養羞。鄭注引丹鳥羞白鳥。竝傳引之。而謂之說。傅氏朱子皆謂之傳。案黃氏曰。夏小正舊傳子夏所作。謬也。竊未見此說所出。竊以爲謂子夏作傳耳。大戴禮

他篇注皆雙行。本傳獨單行。是傳在戴氏之前。然鄭君但謂之說。已不能得作傳者之主名矣。傅松癯謂戴氏作傳。余初從之。今仍闕如。

傅氏序曰。關本戴禮。皆以夏小正文錯諸傳中。則傅氏所校異文。概當在傳中。故今去經中校語。以省重複。惟必當在經中者始存之。

夏小正

清王 筠撰

春 顧經子傳自傳氏始則春夏秋冬亦傳氏加之也顧公
羊傳曰四時具然後爲年則以時統月於古法合存之

正月啓蟄鴈北鄉雉震响魚陟負冰農緯厥耒初歲祭耒始用陽罔有見韭時有俊風寒日滌凍塗田鼠
出農率均田獺祭魚鷹則爲鳩農及雪澤初服于公田采芸鞠則見初昏參中斗柄縣在下柳稊梅杏杞
桃則華緹縞雞桴粥

二月往耒黍稷初俊羔助厥母粥綏多女士丁亥萬用入學祭鮪榮莖采繁昆小蟲抵蜺來降燕乃睇剝
鰾有鳴倉庚榮芸時有見稊始收

三月參則伏攝桑萎楊韞羊穀則鳴鴈冰采讖妾子始蠶執養宮事祈麥實越有小旱田鼠化爲鴛拂桐
芭鳴鳩

夏

四月昴則見初昏南門正鳴札罔有見杏鳴蜮王賁莠取荼莠幽越有大旱執陟攻駒
五月參則見浮游有殷鳩則鳴時有養日乃瓜良蜩鳴匣之興五日翕望乃伏啓灌蒞蓼鳩爲鷹唐蜩鳴

初昏大火中種黍菽糜。煮梅。蓄蘭。菽糜。頒馬。
六月初昏斗柄正在上。煮桃麀始摯。

秋

七月蒹葭華。狸子肇肆。湟漈生華。爽死。葦莠。漢案戶。寒蟬鳴。初昏織女正東鄉。時有霖雨。灌荼。斗柄縣在下則旦。

八月剝瓜。玄校。剝棗。棗零。丹鳥羞白鳥。辰則伏。鹿人從。駕爲鼠。參中則旦。

九月內火。還鴻鴈。主夫出火。陟玄鳥蟄。熊羆貉貉。鼯鼯則穴。榮鞠。樹麥。王始裘。辰繫于日。雀入于海爲蛤。
冬

十月豺祭獸。初昏南門見。黑鳥浴。時有養夜。雉入于淮爲蜃。織女正北鄉則旦。

十有一月王狩陳筋革。嗇人不從。隕麋角。

十有二月鳴弋。玄駒賁。納卵赫。虞人入梁。隕麋角。

經文凡四百六十三字。後文具載之矣。而復總列于此者。以示初學。使知古書體例也。杜元凱春秋序曰。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然則春秋與左氏傳各爲一本。杜氏始合之也。孔仲達疏曰。左氏作傳。不敢與聖言相亂。故與經別行。何止左氏。公羊穀梁及毛公韓嬰之爲詩作傳。莫不皆爾。然則仲達所見

羣經皆不似今本也。然費直以彖象文言參錯卦爻辭中。鄭君箋注亦皆附之經下。故高貴鄉公有鄭氏何以不謙之問也。唐宋人作十三經疏。余之謏陋。惟見宋版禮記單注本。爾雅單疏本。經典釋文。永懷堂十三經單注本。又史記索隱單行本。無不各自成書。皆古式也。近人取便。繙閱皆彙雜之。其或文義前後相涉。一經間隔。後生讀之。卒難索解。如春秋莊公二十三年左傳曰。秋。丹桓宮之楹。二十四年傳曰。二十四年春。刻其桷。皆非禮也。今既錯經于中。則其皆二字。何所承乎。小正經文甚略。易爲繕寫。故用以見例。庶後生讀他經。不致惶惑焉。

夏小正正義

金氏綱目前編曰。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學者多傳夏小正云。小正者。其紀候之書。謂之小。則固非其大者也。豈亦夏時之一端與。單子曰。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其時倣曰。收而場功。僭而畚梏。營室之中。土功其始。火之初見。期於司里。以上出周語。然則舉一端而推。所謂

夏時者。當必有制度教條之詳。不可得而聞矣。黃氏曰。竹書紀年。夏后氏帝禹元年正月朔。頒小正。即是書。舊傳子夏所作。謬也。篤案正蓋政之古文。非正朔之正也。月令孔疏引鄭目錄云。名曰月令者。以其紀十二月政之所行也。國語又引夏令。令即政也。知正即政矣。若是正朔。何分大小。

正月。啓蟄。鴈北鄉。鄉許亮反。雉震响。响古豆反。魚陟負冰。農緯厥耒。初歲祭耒。始用囿。囿有見韭。朱子本脫此句。傳本有大戴禮作囿有韭。時

有俊風。寒日滌凍塗。田鼠出。農率均田。獺祭魚。獺他達反。傳氏曰。當作獺。獺祭魚。當作獺。獺祭魚。鷹則爲鳩。農及雪澤。初服于公田。采芸。鞠

則見。初昏參中。斗柄縣在下。

縣存。應傳小無斗柄縣在下五字。然傳曰。斗柄者。足明是經文。與樂鞠而樹夢不同。

柳穉。穉徒稽反。梅杏地桃則華。地音夷。提綱。提他禮反。綱古

老雞桴粥。桴步侯反。粥音育。筠案經借桴爲孚也。當音芳無反。

黃氏曰。正月建寅之月。子曰行夏之時。

案自黃帝始有幹支。以甲寅爲首。顧頤作曆象。仍始于焉。遂攝提格之歲。於是年月日皆始于寅。相傳至夏。未嘗變革。夏書曰。忘棄三正。馬融以建子建丑建寅。說

之不悟。夏后以前無建子丑者也。故鄭君曰。三正。天地人之正道。不敢苟同師說。

傳曰。正月。啟蟄。言始發蟄也。

高誘注。呂氏春。秋。蟄。類如什。

顧氏引誥志曰。虞夏之厯。正建于孟春。於時冰泮發蟄。

金氏曰。今驚蟄二月節。漢正月中。月令孟春。蟄蟲始振。豈古陽氣特盛。啟蟄早歟。竊案月令鄭注。漢始亦以驚蟄爲正月中。孔疏曰。前漢之末。劉歆作三統曆。正月節立春。雨水中。二月節驚蟄。春分中。鄭以舊厯正月啟蟄。故云。

傳曰。鴈北鄉。

竊案。鴈。當依說文作雁。及下文九月經傳並放此。

先言鴈而後言鄉者何也。見鴈而後數其鄉也。

數色主反。

鄉者何也。鄉其

居也。鴈以北方爲居。何以謂之爲居。

傳本無爲字。經義述聞曰。爲居二字衍文。何以謂之。猶曰何以言之。雉鳴。經傳皆曰何以謂之。

生且長焉爾。

丈丁長反。

九月遘

鴻鴈。遘特計反。

先言遘而

舊注而一作如。案如而古通用。

後言鴻鴈何也。

傳本無何字。

見遘而後數之。

傳氏曰。闕本數作如。今以上文正其誤。與大戴合。

則鴻鴈也。

何不謂之。

大戴無之字。

南鄉也。曰非其居也。故不謂之。

同上。

南鄉。記鴻鴈之遘。

大戴有也字。

而不記其鄉何也。

傳氏引舊注而一作

如大戴同傳氏倒。曰鴻不必當小正之遷者也。

傳本遷下衍必字。春秋僖公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賁石于宋五。是月六國退飛過宋都。公羊傳曰。曷為先言賁而後言石。賁石記聞。聞其碩然。視

之則石。察之則五。曷為先言六而後言鷁。六鷁退飛。鷁見也。視之則六。察之則鷁。徐而察之則退飛。筠案本傳。正放公羊此篇文法。然非也。此自互文見意耳。於北曰鄉。鄉月令作來與遷者往也。對來者北則往者必南矣。

筠案月令季冬

雁北鄉。正義曰。早者則此月北鄉。晚者二月乃北鄉。故易說云。二月鷁蟄。候雁北鄉。月令。孟春鴻鴈來。正義曰。案下季冬鴈北鄉。據其從南始北。正月來至中國。故此云鴻鴈來。但來有先後。後者二月始來。又案鴈順陰陽往來。見士昏禮鄭注。

傳曰雉震响。

關本雉震雉。大戴禮雉震响震响。筠案當作雉震雉。下同。關本之雉。大戴之响。各說一中。雖史記殷本紀曰。有飛雉登鼎耳而响。然說文不收响字。大戴又衍震响二字。

响也者鳴也。震也者鼓

其翼也。

筠案此二句响震兩字。各本皆互訛。今依初學記所引正之。月令。季冬雉鳴。鄭注。雉鳴也。引詩云。雉之朝雉。說文。雉。雉鳴也。雷始動。雉乃鳴。而句其頸。此兩事足以明之。然說文今本亦有訛脫。此依尚書毛詩正義所引改補。原响震之所以互

說。以經先震後响也。下文縹緇傳之互訛同。此難先鼓翼而後鳴。蓋雉亦然。故經先言震。

正月必雷。雷不必聞。

關本聞作同。

惟雉為必聞之。何以謂之。

關本以作必。言人既不聞。何以知雉

之必。雷則雉震响。關本脫雉字。人間雷之時。雉必震响。無雷之時。即不震响。則正月之震响也。其為有雷可知。

相識以雷。

句與何以謂之相應。

顧氏曰。鴻範五行傳。正月

雷微動而雉雊。

傳曰。魚陟負冰。陟升也。負冰云者。言解蟄也。

顧氏曰。易本命曰。介鱗夏食冬蟄。則魚亦蟄物。故曰解

蟄。鶴案月令正月二候蟄蟲始振。三候魚上冰。五候鴻雁來。與本書次第不同。傳曰。農緯厥耒。緯束也。束其耒云爾者。用是見君之亦有耒也。關本作見君子之亦有束也。金氏曰。古者立春。先時命農大夫咸勸農。因

束田器也。黃氏曰。季冬已令民修耒耜矣。至是緯之。月令天子親載耒耜。知君亦有耒也。

傳曰。初歲祭耒。始用鳴。傳本作暢。校語云。關本作鳴。按。鳴不生也。暢訓達。作暢爲是。筠案。暢不生也。出說文。不字似訛。暢卽鳴之俗字。鳴也者。終歲之用祭也。其曰初云

爾也者。言是月之始用之也。初者始也。傳氏曰。關本。鳴者。其曰初云爾。鳴也者。終歲之用祭也。言是月之始。初者始也。大戴禮。初歲祭耒始用暢也。其月初云爾。暢也者。終歲之用祭也。言是月之始用之。

也。初者始也。或曰。祭非也。金氏曰。王將耕藉。則鬱人薦鬯。王祫鬯。用國語似不合。說見下。祭耒用鬯者。祭始爲耒耜之

人。顧氏曰。祭先嚮也。先嚮神農始爲耒耜。教民耕耨者。黃氏曰。宗廟祫鬯焉。郊社祫鬯焉。獻之屬莫重于祫。而始用祭耒。何也。將有

事于耕藉。以奉天地社稷之粢盛。而身致其誠信之謂敬。敬其事則命以始。初歲祭耒。粢盛之始也。顧氏曰。司尊彝之職曰。春祠夏禴。禴用難。彝鳥彝。秋嘗冬烝。禴用芾。彝黃彝。是鬯爲終歲所用。今以祭耒。是用鬯之始。故係之初歲。鶴案或曰。風俗通。和樂而作曰暢。樂歌之名。堯有神人暢。然神人暢之名。似不雅馴。蓋耒鬯之說爲是。字作暢者。雜記。暢曰以柳。梓以梧。釋文。暢作鬯。而曰本亦作暢。是也。周

語王裸鬯饗醴乃行下文始曰及藉則非以鬯祭來故韋注曰灌鬯飲醴皆所以自香潔或周禮與夏不同乎傳曰終歲者對經文初歲而言蓋此事既在正月言初歲似複故解之也或曰祭韭也者顧氏引孔氏廣森曰記別家經文或作初歲祭韭案祭韭是二月事作祭來爲正

傳曰固有見韭

筠案見當音賢迴反

園也者園之燕者也

傳本無者字案燕蓋如燕朝燕居之燕詩王在靈囿是也

金氏曰韭陽菜見露也

黃氏

曰陽氣始升木德之先見者也天子樹瓜華不斂藏之種以爲遠于利也有見韭歷霜雪而復萌以爲近千貞也顧氏引春秋繁露曰春尙豆實豆實韭也春之始所生也筠案初學記引說文曰苑有園曰囿囿猶有也有藩曰園有牆曰囿蘇頌引說文曰一穰而久生者故謂之韭象葉出地形

傳曰時有俊風俊者

關本俊也者

大也大風南風也何大於南風也曰合冰必於南風

關本冰作水

解冰必於南風

生必於南風收必於南風

關本收作殺

故大之也

顧氏曰俊風條風也通卦驗曰東北曰條風淮南子曰

冬至四十五日條風至高注艮卦之風一名融筠案顧氏蓋駁傳也詩凱風傳曰南風謂之凱風樂夏之長養說文曰南方曰景風是知南風當屬夏月令亦曰東風解凍矣似顧說是抑或春風狂似虎但當說之以大乎

傳曰：寒日滌。

舊注：滌一作條。

凍塗滌也者，變也，變而煖也。

筠案：煖況袁反，今以代煖字。

凍塗也者。

也字依傳本補。

凍下而澤上多也。

案：傳分寒日滌。

爲句。凍塗爲句。○本傳似有誤字，或謂滌爲釋，且引管子而說之曰：日至六十日而陽凍釋，七十日而陰凍釋，在上者陽凍也，多釋矣。在下者陰凍也，時猶未釋也。不知管子所謂陰陽，指山之南北而言，猶之文選海賦注引晏子春秋曰：陰冰凝，陽冰厚五寸，指水之南北而言也。彼以一地之上下爲陰陽，既失其義，且於物理不合。凍之結于冬也，自上而下，釋于春也，自下而上，本經祇言寒日變一日，凍皆化爲泥塗耳，傳則不可強解。

金氏曰：日滌凍解而爲塗也。

此合五字爲一

句。

張氏曰：寒日滌，言寒氣日變而煖也。仁山之說遺寒字義。

黃氏曰：凍塗者，凍土融而爲泥塗也。

坤之初六，履霜，堅冰至，危乎其履之者也。此於初歲記此，幸乎其滌之者也。

經義述聞曰：日當作曰。

傳本經作日，傳作曰，然此不足據。十月傳若日之長也，大戴曰：作曰。

說文作吹，云詮詞也。爾雅：粵于爰曰也。寒日滌者，寒

氣於是乎變也。

案：張氏說日滌者，謂日日變也，此讀爲日爲改歲之曰，於義雖通，然似不及張說。

筠案：月令十月，水始冰，在地始凍之前，土煖水寒，物

理固然，故正月東風解凍，亦在魚陟負冰之前。本經顛倒，錯簡可知。十月不及冰凍，脫簡亦可知。

傳曰：田鼠出，田鼠者，噉鼠也。

噉，戶監反。筠案：爾雅釋獸作鼯鼠，郭注：以類裏藏食者，而釋獸又曰：鼠曰噉，然則噉者古文假借字，噉者後起之專字也。此鼠今謂之倉鼠。

記時也。

黃氏曰：田鼠有二，目小尾長者鼯，目深尾短者鼯，皆貪殘而害稼，曰出，惡其出也。

筠案：黃氏以鼯鼯爲田鼠非也，別鼯于鼯，尤非也。廣

雅。鼯鼠。鼯鼠說文。鼯鼠一曰鼯鼠。是二名一物。不得分爲二。雖色分黃黑。氣分香臭。而名不異也。陶隱居曰。鼯鼠形如鼠大而無尾。黑色長鼻。其強常穿耕地中行。討掘即得。案此今呼爲地羊者也。其地既穿。蟲入其中。復返而食之。本不食粟。何害稼之有。又案淮南時則訓。田鼠化爲鼯。高注。田鼠鼯。鼯鼠也。黃氏之說。蓋本之此。

者循也。均田者。始除田也。言農夫急除田也。金氏曰。夏世一夫五十畝。均之。修其疆畔。不相侵越。月

鄭注引農率均田。孔疏解之曰。農率則田。畝也。均田則審端徑達也。金氏說蓋本此。

黃氏曰。言墾治之徧也。若夫修封疆審端徑術。則必命田正爲之。

而農乃循也。篤案金氏之說。駁傳文也。以均字未有訓除者。故駁之。黃氏又駁金氏。而以墾治之徧

爲說。案周禮均人。注句。均也。讀如營營原隰之營。蓋出韓詩。鄭君注禮時。未見毛詩。說見禮記疏。釋文。營音均。又音句。案所引者信

南山也。毛作畇畇。傳云墾辟貌。黃氏所說固合。然下文乃云。初服于公田。於此先言墾治。則事實不合

矣。仍當以除田爲是。五穀根在地中。葉亦落地上。蕪穢不治。則防耕耨。故除之。傳曰除田。謂公田私田

除之。必徧。均者徧也。非以除釋均。齊語及寒蟻莫除田。稟同。以待時耕足爲吾說證。月令鄭注引農

書曰。土長冒櫟。陳根可拔。耕者急發。周語韋注亦引之。土長作春土。

傳曰獺祭魚。

傳本獺下有獸字。筠案朱子所云傳本，蓋傳崧卿本也。今儀禮經傳通解，盡謂爲傳。又或訛詩，一切改之。又蔡氏本作獺獸獸魚。張氏曰：據傳，小正舊文，當是獺獸魚。

其必與之獻。

與疑作謂。何獻傳作獸。

也曰：非其類也。祭也者，得多也。善其祭而後食之。

關本善作美。筠案：獺祭獸，傳亦作善。

十月豺祭獸，謂之祭。獺祭魚，謂之獻。

傳云：大戴及關本作謂之獻。傳注一作：謂之祭獸。以上文考之，當作謂之獸祭。

何也？豺祭其類，獺祭非其類，故謂之獻。

傳作獸。

大之也。

顧氏引高誘曰：獺

取鯉魚置水邊，四面陳之，世謂之祭魚。

傳曰：鷹則爲鳩，鷹也者，其殺之時也。鳩也者，非其殺之時也。

筠案：傳者之意若曰：非真鷹化爲鳩也。特以此時不殺，謂之鳩耳。

善變而之仁也。

故只

大戴本作其。

言之也曰則。

傳本無曰字。

盡其辭也。鳩爲鷹。

筠案：以上文九月遷鴻鷹推之，此當云五月鳩爲鷹。

變而之，不仁也。故不盡其辭也。

黃氏曰：高誘曰：鷹之鉤鳥以喙，感春之仁，其喙正直不復能食鳥矣。時而取小鳥抱之以溫其爪，朝則縱之，若與羣也，則鷹而爲鳩矣。筠案：鷹化爲鳩，月令仲春之弟四候也。鄭注曰：鳩，搏穀也。孔疏曰：周書時訓：驚蟄之日，桃始華。又五日倉庚鳴。又五日鷹化爲鳩。至秋則鳩化爲鷹。故王制云：鳩化爲鷹。然後設尉羅。司裘注：中秋鳩化爲鷹。夏小正云：正月鷹化爲鳩。五月鳩化爲鷹。兩化字與今本不同。鄭無所言，則不信用也。案孔氏謂鄭信仲秋，不信五月，然安知非錯簡乎？

傳曰農及雪澤言雪澤之無高下也。金氏曰雪澤猶凍解也及謂汲汲也。本之公羊傳及此凍解便往治

田。均案此二句連下初服于公田解之是也。及字與初字正相呼應傳分為兩事非也。黃氏曰雪澤雪之澤也雪化則已入土所謂無高下悉飲其澤

也。以上解傳澤如字讀朱子無音注是亦如字讀。老農藏雪以漬穀種螟螣之災不及焉。二句別一義管子農耕及雪澤耕始焉則此澤

字即釋也。此又讀為釋與金氏同蓋本之周頌其耕澤澤釋文音釋釋爾雅作耕郝氏釋文音澤又呼各反然管子正月令農始作服于公田農耕及雪澤耕始焉云卒焉黃氏斷章亦欠明了

傳曰初服于公田古者傳本無者字有公田焉者古筠案似當作故言先服公田而後服其田也。筠案此補經所未言也孟子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

金氏曰孟子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夏小正曰初服于公田由此觀之雖夏亦助也。

傳曰采芸。傳注芸似邪蒿可食為廟采也。關本一為廟未也筠案傳本經亦作未芸黃氏曰為廟采當為祭祀采也能使常芬且辟諸蟲

類函作朝采恐誤。顧氏引呂氏春秋曰菜之美者陽華之芸。筠案說文芸艸也似目宿。漢無肯宿字

傳曰鞠則見鞠也。大戴無也字者何也星名也鞠則見者。關本無鞠字傳本者作也歲再見爾。金氏曰天文書不見鞠星

古鞠菊通用。蓋謂鞠始苗也。九月榮鞠。則菊花也。黃氏曰。鞠星蓋黃星也。舜時黃星見。或夏后時亦有之。後書不見。無傳焉爾。筠案。羣經所有之星。多不與天文家同。如天龍龍範。亦將以天文釋不見疑之乎。且專言天者。以廿石星經為最古。而巫官蓋即巫咸天福天維天剛。皆天官書所無。金氏說非也。舜

時黃星當是瑞應。安為每歲再見。黃氏說亦非也。竊憶鞠星蓋老人星也。是星近南極。秋分之曙見于丙。春分之夕見于丁。一歲僅再見。今京師在燕地。老人星在地平下。不得見。夏都安邑。當得見之。若謂見在春分。不當書於正月。則上文應則為鳩。以孔疏所引時訓解推之。自桃始華至鷹為鳩。凡十五日。次日即當春分矣。抑或本文係錯簡乎。又案四月南門正。傳云歲再見。十月果再見。乃本傳云再見而七月不見。當有闕文矣。傳言再見者二。以彼例此。知是南極之星。經義述聞以為北落。猶可。顧此破鞠為鸛。而以參昂例之。則在天之日多。安得云再見乎。

傳曰。初昏參中。蓋記時也。云斗柄傳注一作斗杓縣在下。言斗柄者。所以著參之中也。

傳曰。柳稊稊也者。

開本無也字。筠案。傳本經作稊。本傳兩字皆作稊。二月見稊及傳中三稊字。朱子本作見稊。除並從禾。大穀本則一切從木。顧氏依之。然自古字書韻書。並無此說。惟洪武正韻曰。稊。杜兮切。音題。木雅也。殆即據大穀

發乎也。筠案。柳稊者。柳眼也。云發乎者。初生拳曲。乎。甲苞之解。發則成葉。釋名云。甲。孚也。萬物解乎甲而生也。

黃氏曰。虞翻云。稊。稊也。楊葉未舒。稱稊。筠案說

文玉篇皆無稊字。但有稊莠二字。爾雅釋草。莠失。釋文曰。本又作稊。引莊子云。道在稊稗。而孟子則作莠。稗。易大過。枯楊生稊。鄭本作莠。劉琨勸進表云。生繁華于枯莠。卽用大過也。衆經音義曰。稊。說文作莠。王弼易注。稊。楊之秀也。釋文亦作稊。是知稊字後作。時俗所便。卽說文稊字。亦當是後人增。

傳曰。梅杏桃李則華。地桃山桃也。

傳氏曰。關本桃作梅。非是。梅音移。木名也。均案任光麟述記。地作梅。據六月者。桃注改也。爾雅。木謂之華。

黃氏曰。梅古作某。

均案說文。梅。柑

也。某。酸果也。本是兩物。經典則借梅爲某。用某爲誰某。

地小桃也。正月必花。實皆自隕。不可食。桃則兼食桃也。仲春桃始華。此不再記

者。從其類言之也。

均案小桃。正月花。梅卽不盡然。否則正月必不花也。或是二月之花。錯簡在此。

傳曰。緹縹。縹也者。莎隨也。

傳氏引關本如此。從之。傳本作緹縹也者。而曰以下文及正文考之。當作緹者。莎隨也。朱子從之。誤也。關本與爾雅同。縹。縹不爲異。

縹也者。其實也。

傳本緹作縹。而引食注曰。

縹一作緹。大戴作緹。案今大戴作緹。此由校者據爾雅改從女耳。上下文皆作緹。可證。

先言緹。

傳本說作得。

而後言縹。何也。緹。

傳本說作縹。

先見者也。何以謂之。小正以

著名也。

傳本以下行小字。蓋謂小正之書。皆以其著見者名也。如榮。葦。攝。桑。葵。幽。鳴鳩。鳴弋之類。皆是。然雄雉。鳴柳。稊。王荳。芳。則文法異矣。未可執一論也。

張氏曰。莎草可爲笠。亦可爲蓑。

黃氏曰。廣雅。地毛。莎。藟也。

此由爾雅疏引來。王氏疏證作藟。卽藟字見集韻。

筠案。金氏本縹作藟。蓋依爾雅改之。非也。釋草。藟。侯

涉其實媿。郭注引夏小正曰：藹也者，莎藹。媿者，其實案爾雅經注，蓋盡經後人改易矣。說文：莎，鵲侯也。許君所用者，必爾雅古本也。蓋緹縞兩名，本無專字，故小正借緹縞。爾雅借媿，且物名隨時而變，小正呼爲縞者，爾雅則累呼爲鵲侯矣。爾雅呼爲莎者，本傳則累呼爲莎隨矣。

鵲侯雙聲，莎隨疊韻。案論語：八士之名，達達實勿，至今草韻，夜夏古

在虞部，今在麻部，各爲疊韻。爾雅與莎隨互證，皆歌部字也。今讀增信，皆如古。

迨後有藹之專字，遂以之改爾雅。郭氏引小正莎藹，邢疏引爾雅亦

然，不悟藹爲藹蓼秀之專字也。

玉篇：藹，藹皆收，蓋魏晉間已有此字，故郭氏用之。

本草別錄云：莎一名夫須，則卽是釋草之臺夫須

矣。莎隨須三字雙聲，夫須疊韻。

傳曰：雞桴粥粥也者。

爾本无下粥字。

相粥之時也。或曰：桴，嫗伏也。

伏扶又反。

粥養也。

黃氏曰：易曰：巽爲雞。春秋說題

辭曰：雞者，積陽所生，南方之畜。孚之字從爪從子，伏子時以爪轉之，恐嫗之不均也。十八日則雞自坼而出。筠案：黃氏桴作孚，是也。說文：孚，卵孚也。廣雅：孚，生也。然古人作字，通借者多，偶增偏旁，不爲異也。方言：雞伏卵而未孚，始化之時謂之涅。郭注：孚音赴，然則既生之後，乃謂之孚。傳文上粥字，當音祝。相粥之時也。各本同。朱子本時字作黑釘。段氏說文注云：一本作相粥粥呼也。似當云粥粥相呼也。謂雞母粥粥然呼其雛也。淮南子曰：雞呼卵，粥借字說文。粥呼雞，重言之，則正字也。雞聲粥粥，人效其聲。

以呼之耳。

博物志曰：呼雞以祝祝，與雞同音。風俗通曰：呼雞朱朱，則轉音也。然曰祝，祝翁養雞，朱公化為雞，則附會之說。

下粥字當音育。樂記曰：羽者嫗伏，爾雅曰：生嚼雛。

謂其能自食也。然得食相呼，仍是粥粥然。

二月往縵黍禪。

縵音憂。禪音丹。

初俊羔助厥吐粥。

均案粥當音育。

綏多女士丁亥萬川入學祭鮪。

鮪位軌反。

榮革。

革居隱反。

采繁昆小蟲。

抵蜺。

蜺直其反。

來降。

傳本來訛未傳則不訛。○傳氏曰：關本小蟲傳自昆簡，誤列於五月以下。脫承黃梅之下。燕園收之曰：此注當在時有見梯始收。下當作關本小蟲傳，自昆以下脫簡，誤列於五月。承黃梅之下。蓋此及始。燕乃睇。睇特計反。剝繹。繹常演反。有鳴倉庚。榮芸。時有見梯。

下當作關本小蟲傳，自昆以下脫簡，誤列於五月。承黃梅之下。蓋此及始。燕乃睇。睇特計反。剝繹。繹常演反。有鳴倉庚。榮芸。時有見梯。

敢傳本校語，本是一事。此原其始，彼要其終，惟此少彼多，是其疏闊耳。

筠案見當管賢偏反。始收。

傳曰：二月往縵黍禪。

關本黍作黍。

禪單也。

傳本脫單字。

金氏曰：縵當作種。二月漸煖，縵黍者可衣單。

張氏曰：二

月非種黍之時，此謂縵其種黍之地耳。

五月乃記種黍。

黃氏曰：往，往于田也。所謂四之日舉趾也。黍之言暑

也。以大暑種黍，大傳曰：夏昏火中，可以種黍。菽，縵黍為黍而縵也。孔子曰：黍，穀之最貴者也。以薦宗廟。

尸始飯必以黍，故特言黍。

此句最活相。秦風毛傳曰：四簋黍，種稻梁黍居首，故以黍統其餘也。

尊黍也。衣單，勞力者於是已不急衣也。筠案金

氏誤解稷字。張氏說亦未深切著明。稷唐石經五經文字並作擾。說文曰：擾，摩田器。引論語：擾而不輟。論語鄭注曰：擾，擾種也。孟子曰：播種而擾之。孫疏以鋤釋擾。玉篇：擾，撫也。與鄭已不同。金氏習熟論語義，是以誤解。不知擾別有一義也。漢書音義：晉灼曰：以木植塊曰擾。秦始皇本紀：如淳曰：擾，椎塊椎也。然則其器曰擾，用以椎塊亦曰擾。動靜同字也。擾，黍也者，爲將種黍而擾也。既耕而鋤之，塊之堅确不解散者，則須擾。又案黃氏云：以大暑種，本之說文。然只是言大熱，非六月中氣之大暑。汜勝之書曰：先夏至二十日可種黍，是也。又案傳曰：禪，單也。似謂禪爲單之借字。雞釋粥之單當讀如俾爾當厚之單，鄭箋：單，盡也。謂擾黍之功畢也。與農率均田相應。若單仍是禪，則不須訓釋，且不當以單之借字釋禪之專字也。又案說文：黍，禾屬而黏者也。糜，稷也。稷，糲也。五穀之長，稷稷之黏者。許氏說最分明。今人訓黍爲高粱，是稷也。月令首種不入鄭注：首種謂稷。鄭君墓在吾安邱，安邱至今先種稷。

傳曰：初俊羔，助厥母粥。俊也者，大也。粥也者，養也。言大羔能食草木而不食其母也。羊蓋傳本無羔，引關本作蓋，舊注蓋

一作非其子而後養之，善養而記之也。顧氏引黃氏曰：他獸非其子不乳之，獨羊有乳鹿者，是非其子亦養之也。孔氏曰：羔長大，不食於其母，母乃有餘乳養非其子者，若羔能助母養然，故善而記之。

或曰：夏大蠶有養祭。案養祭不見他經，爾雅：夏祭曰禘，郭注：新菜可爲何休祭。傳本有者，川羔，豳風：四之是時也，不足喜。

作蠶曰：夏祭尙麥魚，始熟可爲，故曰禘。豈因此而謂之養與？祭也字。

關本樂音傳本作善洛喜作善

羔之爲生也而記之與羊牛

傳氏曰舊注

腹時也

顧氏曰腹生也謂羊牛孕字時在腹之羔始大牛腹中於時犧牲不用牝以子故全其母故曰初俊

羔助厥母與者疑辭傳

黃氏曰羊之言祥也草必擇而食之智也董子曰有角而不牴仁也至死不哀

鳴守義也踴乳禮也四德具焉

傳曰綏多女士

關本綏作綏筠案綏似綏之訛古書綏多作綏

綏安也冠子取

朱子本作娶

婦之時也

冠古亂反

金氏曰周禮會合男女卽此

也男有室女有家所以安之也

筠案傳兼言冠昏金氏但言昏蓋是也詩甫田曰以穀我士女孟子

曰綏厥士女男貴女賤也此作女士與咸卦男下女同義蓋主昏而言且士冠禮言夏葛屨冬皮屨是

四時皆可冠知夏禮不必異於周禮者三族有故則吉凶不可竝行不得拘以二月也卽本書二月周

禮亦言仲春周南桃夭召南標有梅皆要其終之詞邶風曰迨冰未泮荀子大略篇云霜降逆女冰泮

殺止則知婚不得過二月故曰多非必二月始婚也

傳曰丁亥萬用入學

月令鄭注引用作舞

丁亥者吉日也萬也者干戚舞也入學也者

傳本入學者

大學也傳本太謂今時

大舍采也黃氏曰入學用丁馬融謂取文明之義若亥於陰陽法爲天倉宜稼于田入學不必亥也

舍采高誘謂釋采幣以禮神筠案丁亥者舉似之詞也少牢饋食禮曰來日丁亥鄭注曰丁不必亥

也。直舉一日以言之耳。經上文曰日用丁巳。音紀注曰：內事用柔日。案甲歷起于甲寅，則六丁始于丁巳。

終于丁未，而丁亥居其中。關中以言之，則六丁皆可用。兼容六己之皆可用矣。抑或丁巳用十干之中，

不用首尾，故舉丁亥以見六丁不用首尾乎？金仁山疑以干取丁，以支取亥，不知古人諷日，但用十干，

月令仲春，上丁命樂正習舞釋采。

此依周禮大胥鄭注所引。今本月令作采者，大胥春入學舍采合舞。鄭司農注云：舍采，謂舞者皆持芬香之采。或曰：士見于師以采爲摯。采直謂蔬食菜羹之采。鄭康成曰：古

卽釋也。采讀爲菜。蘋蘩之屬。案此則是習鄭學者直改月令也。

仲丁又命樂正入學習樂，皆但言丁也。

周禮鄉士鄭注：和合支幹善日。此乃漢俗，非古法。楚語曰：百姓夫婦擇其令辰。章注：辰，十二辰也。案

百姓者，卿大夫也。祭日主辰與少牢饋食禮異。九歌亦曰：吉日兮辰良。李注：日謂甲乙辰謂寅卯也。豈楚爲蠻夷，其俗固異乎？

戴以干戚釋萬，不及擗風簡兮毛傳以干羽釋萬爲

完備。廣雅萬大也。韓詩萬大舞也。文王世子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干戈武舞，羽籥文舞。毛公曰：干

羽合二舞而名之曰萬，故曰大也。本傳則遺文舞矣。傳者曰：今時未知爲何時，然是親見其禮，故云然。

先鄭後鄭則皆未見而揣測之詞。

傳曰：祭鮪，祭不必記。記鮪何也？鮪之至有時，美物也。鮪者魚之

關本脫之字。

先至者也。而其至有時，謹記其

時。金氏曰：此卽所謂春獻王鮪者也。

見周禮獻人。

筠案：衛風碩人毛傳曰：鮪，鮪也。

說文謂之鮪鮪。史記作鮪鮪。

釋文云：鮪似

鱣大者名王鮪。小者名叔鮪。史記司馬相如傳。李奇注曰。鮪出衆山穴中。三月遡河上。能度龍門之限。則爲龍矣。案云三月。卽所謂其至有時也。呂氏春秋淮南子。皆曰季春薦鮪。恐本文又是錯簡。衆山穴卽丙穴也。博

物志謂之鮪穴。

傳曰。榮莖莖。朱子。榮也。大戴。采蔡。大戴作蔡。由胡。韓本由山。由胡者。蔡。傳本惟此一字作繁。壯也。蔡方勃也。傳本無此四字。

韓本方作萬。方物卽旁勃。俗作磅。皆豆實也。筠案言皆者。榮莖采蔡。本是兩事。而傳合解之者。以其同爲豆實。故經連類書之也。故記之。黃氏曰。內則莖莖以

滑之。冬用莖。夏用莖。案二句。出鄭注。亦春夏用生。秋冬用莖也。詩莖茶如飴。榮華也。爾雅。草謂之榮。筠案說文。莖。黏土

也。巨斤。莖。艸也。根如薺。葉如細柳。烝食之甘。居隱切。本是兩字。乃莖不見于經。而莖字繁重。故詩禮爾雅皆

作莖。然說文云甘。而大雅縣箋云。周原肥美。其所生菜。雖有性苦者。甘如飴也。蓋爾雅云。苦莖。郭注云。今莖葵也。葉似柳。子如米。汋食之滑。是知莖有甘苦二種。古本一名。後乃別名之曰莖。爾雅謂之苦莖。則莖有甘者明矣。爾雅又曰。莖。莖草。此莖字蓋莖之訛。與詩禮之莖無干。金氏曰。爾雅。蔡。白蒿也。黃氏曰。有青蒿。不可

食惟白蒿味美陸璣

三國吳人鳥程令或謂即陸士衡非也

詩疏云春始生及秋香美可生食又可烝一名游胡

隱公三年左傳正義引陸璣作

游胡又引夏小正傳亦作游胡且曰遊胡即游雅繁由胡也可知非傳寫之訛

北海人謂之旁勃蓋繁之言繁也采食其上體四旁皆勃然生故謂之

旁勃均案旁勃又作旁溥旁魄雙聲字也乃形容之詞不可據字繫求

謂其母曰由胡由此而叢生散出如胡也

此說更鑿說文胡牛頭垂也詩狼跋其胡散出者安能似之爾雅繁由胡

與繁蟠蒿分列兩處爾雅乃衆手纂記之書不足爲疑惟其字作繁與大戴同或古本如此邪

筠案廣雅曰繁

亦不從艸

母旁勃也王氏疏證曰繁母疊韻也旁勃

雙聲也一作彭敦御覽引神仙服食經云十一月採彭敦彭敦白蒿也

方言不同故名目不同彭旁雙聲古音則是疊韻敦與勃同

傳曰昆小蟲抵蜺昆者衆也由魂

筠案傳本作猶魂猶由古通衆經音義引此經及傳曰蜺小蟲也蜺魂也魂魂然小蟲動也竊合兩本從之謂昆猶魂者以音解義也白虎通曰魂猶法法也行不休于外也傳者

以蟲之蠕動蜺行難于形容故以魂解之

魂魂也者動也

據元應引增一魂字內觀經曰動以營身之謂魂顧氏引大元解曰魂魂衆多之貌也

小蟲動也其先言動而後言蟲者何

也萬物至

大戴脫至字

是動而後著

筠案動字當有重文萬物至是動者謂萬物至二月而後動也動而後著者謂物動而後著之書也著即上文所云先言動經緯傳曰小正以著名也是也

抵猶推也

推土、蜺、蠃卵也

蠃魚豈反卵虛短反

爲祭醴也取之則必推之推之不必

韓本作必不

取取必推而不言取

邵氏爾雅正義引云故言推而不言取顧

氏引爲載
東原之說

金氏曰。爾雅邢疏。蠅子在卵者名蜺。此云昆及小蟲之微。大抵皆卵屬也。筠案傳連兩句

而解之。金氏亦然。而訓以大抵。小正無此文法。云昆及小蟲。亦不可解。又云卵屬。蟲豈可謂之卵。若謂是卵生。則蟲大都溼生化生也。王制。昆蟲未蟄。鄭注。昆。明也。明蟲者。得陽而生。得陰而藏。說文字作蝱。云蟲之總名也。本傳獨謂之衆者。蓋謂於衆小蟲之中。推擇其蜺也。則必有取有不取矣。仍合兩句而說之。天官醢人。饋食之豆。蜺蜺醢。

傳曰。來降。燕乃睇。燕乙也。筠案。邛風燕燕。毛傳曰。睇也。釋文音乙。本又作乙。郭烏拔反。郭音是也。字當依說文作乙。非甲乙之乙。降者下也。言來者何也。莫能見其

關本無始出也。案此亦過當之論也。九月既書其蟄。蟄于何所。即出于何所矣。且春鳥如桑扈棘鵲之類。其來皆有定時。亦誰見其其字。始出乎月令。元鳥至之日。以大牢祠于高謀。天子親往。其禮鄭重如此。安得不謂之來降乎。黃氏曰。詩天命乎鳥降

而生商。孔氏曰。謂之降者。重之若自天來也。故曰來降。言乃睇何也。睇者眄也。眄。普莧反。傳本訛作眄。下同。眄者視可爲室者也。百鳥皆曰巢突

穴。案鳥獸巢穴。又有窠。窠。兩名。突字未有訓爲巢穴者。惟說文無窠字。土部。堀。免堀也。然此當爲後增之字。其上文已有堀。突也。引詩蟬蛸堀堀。或者此突即穴乎。廣雅疏證引經文曰。來降。燕乃睇室。引傳曰。百鳥皆曰巢室。穴也。恐是以意改之。未必據本即然。

取與之室何也。關本無之字。案取與當作其謂。正月傳。朱子注。與疑作謂。八月傳。其謂之鳥何也。皆可證。摻泥而就家人。關本大戴作入。人內也。摻。所覽反。筠案似多訛誤。未可強通。說文無摻字。故遵大

路之摻。魏了翁謂魏晉閒避曹操諱。改操爲摻。然操者持也。燕子銜泥。持義不合。就家二字。文不成義。若謂爾雅其內謂之家。家即是內。則重復。若謂漢書鼂鉞傳。一堂二內。注云二房也。据此而以就家與入人內爲兩事。言不但就人之家。且入人之內。則古云燕雀處

堂今亦未有入房中者。大意謂其巢人室中耳。其詞則難曲爲之解。

金氏曰：月令所謂元鳥至者也。筠案本文與陟元鳥蟄文法同。來謂之

降。去謂之陟。皆神之也。降與陟。陟與蟄。皆兩事。不以燕與元鳥冠句首而介乎其閒。此古人屬詞之美。

傳曰：剝鰾。

關本鰾作鰾

以爲鼓也。

筠案說文：鰾，魚也。皮可以爲鼓。唐韻音常演切。非也。說文說鰾曰：非蛇

鰾之穴無所庇。此乃食品之黃鰾。當常演切。若冒鼓之鰾。則集韻曰：鰾，唐何切。或作鰾。是也。惟是月令季夏取鰾。鄭注尙以周禮駁之。此在二月。不更早乎。

傳曰：有鳴倉庚。倉庚者

關本脫者字

商庚也。商庚者長股也。

筠案爾雅無長股之名。而有皇黃鳥。鷺黃楚

雀。鷺黃五名。方言曰：鷺黃。唐人倒之曰黃鷺。鷺黃之變也。說文作離黃。云：鳴則蠶生。小正記此。蓋爲三

月始蠶之兆端。

經義述聞之說見四月鳴蜩下

又案經義述聞曰：有字。後人據爾雅七月加之。下文鳴鳩。鳴札。鳴蜩。鳴弋。

無言有鳴者。竊謂此及浮游有殷。時有養夜。皆不必言有。乃言之者。欲其成文也。禹貢：齒革羽毛。惟木。

淮夷蠙珠。暨魚。加惟字暨字。亦欲其成文也。此正是夏后時文法。鳴鳩之類。兩字則成文。不須加有。

其鳴

字在句末者。鷺鵲一字爲名。皆音則鳴。唐蝸寒蟬兩字爲名。皆但言鳴。然則本文若倒之。必曰倉庚鳴矣。文法偶變。不必深求。

傳曰榮芸。筠案此經繼正月采芸而記之。芸固見前而亦不爲榮作訓釋者。上文榮葍亦不釋。蓋是時華榮之稱皆爲恆言故不釋也。既不釋矣而猶述經文者何。傳既與經別行矣不述經文則人疑其漏也。此例也。至宋猶然。單疏本爾雅無疏者亦述郭注。今本注疏合併而仍出無疏之注亦令人疑也。後文但出經文而無傳者放此。

采芑。傳曰蘧也。筠案述記有此經及傳。任氏曰此見類函舊本竝闕。今案初學記引亦竝有。是唐本未脫也。然說文蘧下祇有蘧麥一說。非可食之物。又收蘧字云菜也似蘇者。當與此文相當。詩文王有聲毛傳芑草也。鄭注表記曰芑枸櫞也。廣雅釋草枸乳苦杞也。地筋枸杞也。皆大雅之芑。非小正之芑。小雅榮芑傳曰芑菜也。陸疏云芑菜似苦菜莖青白色摘其葉白汁出脆可生食亦可蒸爲茹。齊民要術引詩義疏蘧苦菜也。青州謂之蘧。案此蓋小正之芑但與似蘇不合耳。今本皆無此文故不補於經後放此。經文榮葍

之下。傳本云菜也。大戴云菜色。顧氏曰據初學記當作采芑。舊說芑蘧也。案蘧卽今苦蕒。如此則榮葍無說矣以別作一

是。據爲

傳曰時有見稊

大戴作梯下同

始收有見稊而後始收是小正

傳云大戴正作其

序也小正之序時也皆若是也稊者所

爲豆實

筠案似當云所以爲豆實傳氏曰關本自也皆豆實也以下脫簡在五月承又言之時何也之後

張氏曰草木之萌蘖可爲豆實者如笱蒲椿楮之屬

三月參

傳本作參傳同八月經傳亦同正月五月皆作參

則伏攝桑萎楊

傳本作楊傳兩見並同非又引傳注曰萎一作苑韓刻大戴本作委顧氏於經從韓於傳作楊則苑非也桑攝而記之楊則萎而後記之兩句相承攝不易字

則萎不當易字明矣晉語曰人皆集于苑宋庠音鬱章昭曰茂木貌則顧氏亦不須破爲苑然此所以記時也攝桑之時楊安能苑茂當九九將盡楊穗先生形如毛蟲而無實穗落而后葉生安得謂之花且漢安得有花字乎

韓羊穀則鳴解

頒冰采識姜子始蠶執養宮事祈麥實越有小旱田鼠化爲鴽

鴽音如

拂桐芭鳴鳩

顧氏曰鳩鴽鳩也司事之鳥春來冬去附雅謂之鴽鴽月令季

春鳴鳩拂其羽鄭注樹農急也

傳曰三月參則伏

顧氏曰夏時三月日躔實沈故參伏

伏者非亡

大戴作忘

之辭也星無時而不見我有不見之時故曰伏云

筠案上見

字賢遍反下見字如字讀經星附天而行是謂無時而不見然豈在天上者爲日光所奪而不見夜在地下者爲地所蔽而不見故我有不見之時本經所謂伏則別一義經星在第二重天日在第六重天下能蔽上故伏五月日躔鶉火中隔一次故復見

傳曰攝桑桑攝而記之

傳本朱子本無下桑字

急桑也

張氏曰葉始出而尙合

黃氏曰葉未敷而已記之故曰

急桑也。筠案此又爲下文始蠶記也。顧氏引孔子曰：攝讀如爾雅葉畫聶，謂桑葉始生未舒之貌。

傳曰：萎楊楊則花。

傳本引舊注：花一作苑。案傳氏於經引舊注：萎一作苑。知此花字亦萎之訛。

而後記之。筠案則也者，承上急桑而言。

黃氏曰：楊花必委地而後記

之，非所急也。

黃氏從韓本作委，然萎亦艸木零落之訓。小雅谷風：無木不萎。

傳曰：羴羊，羊有相還之時。

筠案還當音旋。

其類羴羴然。

舊注：羴羴一作羴羴。發岡校本據作羴。

記變爾，或曰：羴，羴也。

羴，丁奚反。

黃氏曰：羴之

言圍也。埤雅：羊性善羣，每一羣以一雄爲主，衆牝羊皆聽之。蓋若牛馬之游牝于牧也。筠案傳文兩

義，黃氏說上五句似爲相還作注，然與名苑說麀相似。

其說曰：鹿之大者曰麀，羴鹿隨之，皆視麀所在，麀尾所轉爲準。

非羊之性，若謂以一

大羴羊領之，則一常事，不當屬之三月，亦未有一羣而祇一雄者。末一句則爲羴也。

羴，牡羊也。

作注，然與上

文不貫。鹿之風合，一麀而數麀環之，羊亦不然。案羴字，玉篇廣韻皆不收，集韻始收之，曰：羽鬼切。音羴。

羴羴羊相逐貌，一曰羴也。似卽据小正爲說，然改相還爲相逐，相逐亦常事，不當專屬三月。竊疑羴卽

說文羴字之訛。

羴於說切，與羴雙聲。

各書皆云羊相羴羴而未解其義，似當與周禮委積同義。羊性寒則散，熱則

聚，且互相登陟，如積薪然。三月初煖，故記之告人，夜當驅而散之也。故曰記變，非常事也。至羴也，一說

本不通。上文攝桑萎楊皆上字是事。下字是物。若羴羊是羴羊。不言其事。不可通也。經義述聞曰。其類當作其類。

傳曰。穀則鳴。穀。天螻也。螻音柳。傳本訛螻。筠案穀胡木反。

下云螻蛄也。一曰穀天螻。則是別之爲兩物。方言。蟪蛄。或謂之螻蛄。或謂之天螻。說文或卽指此。然螻蛄爲鳴。將雨則鳴。蟪蛄不能鳴。當各隨文解義。不可膠爲一說。

傳曰。頒冰。頒冰者。傳本作也者。分冰以授大夫也。關本以授大夫也。金氏曰。月令仲春開冰。而夏用三月。筠案金

氏誤。月令云。先薦寢廟。非頒也。左傳曰。獻羔而啟之。公始用之。與月令合。火出而畢賦。自命夫命婦。至于老

疾。無不受冰。與大戴合。天官凌人。夏頒冰。是知夏后氏頒冰早于周。

傳曰。采。識識草也。傳云。大戴草作早。金氏曰。識高作職。爾雅。職。黃蔭。江東以作菹食。筠案。金氏不以小正駁

爾雅。反以爾雅駁小正。誤也。郭注。職。草葉似酸漿。華小而白。中心黃。江東以作菹食。金氏混經注而引之。亦乖體例也。說文蔭下云。黃蔭。職也。亦當依小正作識。說文識職二字之音義。正與今之經典互易。

蓋識草古無專字。故小正爾雅皆作識。其音則如織。說文當本是黃條識也。即用爾雅。玉篇始有專字。作織。可知其字當音織。廣韻作譌。即由小正之識加以艸也。或曰識苦參也。

傳曰。妾子始蠶。先

傳本無先字。

妾而後子何也。曰。事有漸也。言自卑事者始也。

傳氏云。當云言事自卑者始。或無也字。

張氏曰。妾

媵御子。內子。

傳云。自卑者始。故蕭燕云。然。婦之內子見魯語。距大禹元年。凡一千六百餘年。不知稱謂同。嗣否。且省內子爲子。男女無別矣。大夫稱子。顧氏引皇侃曰。妾外內命婦子。外內子女。

筠案正月記祭

未用暢。必天子事也。而不記王之耕藉。三月記妾子始蠶。而不記后之躬桑。何也。此所謂小正也。其大事自別有典籍也。然則妾子蓋自是奴婢耳。月令曰。禁婦女毋觀。省婦使。以勸蠶事。是也。

傳曰。執養宮事。執操也。

操七刀反。

養長也。

長丁丈反。

黃氏曰。執專執也。月令所謂禁婦女毋觀。省婦使。以勸蠶事。

也。

此經鄭注。連引妾子始蠶。執養宮事。

日過分而長。執事亦與之俱長。宮事者。勸民之化。自宮中始也。筠案黃氏連說之。

然傳分爲兩條。且經云宮事。不云蠶事。恐本是泛言。三月日漸長。則事功亦當餘于往日。此統以後數月之養日而言之。不但爲三月記。又黃氏以宮爲宮闈。亦非爾雅。宮謂之室。室謂之宮。釋文曰。古者貴賤同稱宮。大戴禮千乘篇云。百姓不樂其宮。是也。婦功在室中。故言宮事耳。

傳曰。祈麥實。麥者。

大戴麥實者。

五穀之先見者。故急祈而記之也。黃氏曰。黍稷神農之世已有。惟麥。后稷

始別識之。故頌曰：貽我來牟。劉向引詩作釐麋而說之曰：釐麋，麥也。始自天降，名之曰來，謂至是始來。

曰牟，倅也。其功與黍稷倅也。周頌來牟，毛鄭及諸家皆以爲一物，惟說文以爲小麥，牟爲大麥，黃氏說亦未甚分明。

傳曰：越有小旱，越于也。案釋詁，越于也，郭注引詩對越在天是與越同字。記是時。傳本時作事。恆有小旱。筠案此及四月越有大旱，皆爲

常雩記也。不記雩祭，亦小正不記大禮也。周禮司巫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此無定期者也。惟三四

月往往有小旱大旱，於麥有害，故常雩定在四月。今禮猶然而月令仲夏乃大雩，故鄭君以龍見而雩

左桓五年傳駁之。

傳曰：田鼠化爲鴽，鴽，鵲也。鵲鳥含反。變而之善，故盡其辭也。鴽爲鼠。筠案當云八月鴽爲鼠。變而傳本無而字之不善，故不盡其

辭也。經義述聞曰：化當爲則。正月鷹則爲鳩，五月參則見，鳩則鳴，傳皆云盡其辭，皆指則字言之。筠

案此亦不盡然。如鞠則見，猶可曰不常見之星，故盡其辭。至如梅杏桃李則華，參則伏，穀則鳴，斗柄縣

在下則旦，辰則伏，參中則旦，熊羆貉貉則穴，織女正北鄉則旦，祇是屬辭之常，即鷹則爲鳩，鳩爲

鷹，田鼠化爲鴽，鴽爲鼠，祇是以辭有繁省，分盡不盡耳。況省田鼠爲鼠，亦是屬辭當然，又可泥田字有

無以生義乎。

傳曰拂桐芭拂也者

傳本無此三字

拂也桐芭之時也

傳氏引舊注一本拂也者桐芭之時也

或曰言桐芭始生貌拂拂然也

筠案

說文肥艸華之白也葩華也而無芭字芭蓋葩之省也然楚辭九歌已有芭字

傳曰鳴鳩言始相命也

玉篇鳴聲相命也鳴命聲韻謂其呼朋引類也然二月有鳴倉庚無傳則亦脫佚矣五月鵲則鳴傳亦曰鳴者相命也可證

先鳴而後鳩何也鳩者鳴而

後知其鳩也

經或述聞曰鳩者二字衍文十二月鳴弋傳可證○傳氏曰闕本自鳩言始相命以下脫簡在二月傳承由胡者繁母今以大戴正其誤

四月昂則見

見賢通反

初昏南門正鳴札園有見杏

筠案見鳴蟻或音

王蕢莠

蕢房九反

取茶莠幽越有大旱執陟攻駒

傳曰四月昂則見

顧氏曰夏時四月日躔鶉首昂在日後朝見東南隅

筠案爾雅大梁昂也二月

日躔大梁不記昂則伏亦闕文

傳曰初昏南門正南門者星也歲再見一

大戴作豈

正蓋大正所取法也

筠案南門亦近南極之星故歲

再見與鞠同一正者十月但云南門見則此云正者正子午也大正所取法未詳

顧氏引惠氏棟曰大正疑卽周語所引夏令等篇又

引孔氏廣森曰此篇之文對彼爲小故以小正名筠案夏令等書傳者果見之則何以云蓋又何以不稱夏令時敵而杜撰一大正之名乎且庫樓爲兵車之府南門在其南主守兵則直是庫樓之門耳

似謂建國置塾之法然

定之方中揆之以日毛傳曰度日出日入以知東西南視定北準極以正南北考工記匠人云爲規視

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晝參諸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晏子雜下篇云。古之立國者。南望南

斗北戴樞星。

天樞也。即極星。去北辰甚近。

是知古人辨方正位。北皆準之北極。南雖有營室南斗之不同。而未有及南

門者。蓋出地不高。故歲僅再見。北方即不能見。不可用也。傳者蓋言此以表其正焉而已。故云蓋。蓋者無徵之詞。又疑正下有闕文。六月之斗柄。七月十日之織女。皆言正。而云正在上。正東鄉。正北鄉。不止正字而已。是知正本非中。故正月八月之參中。五月之大火中。自成文法。與言正者不同。況南門二星。雖屬角宿。然西一星直角二度。東一星直氏四度。相距二十四度。豈能於中央無星處取正邪。

傳曰。鳴札。

筠案綱目前編作蜚。近字也。述記作驚尤謬。

札者甯縣也。

縣音懸。筠案爾雅郭注引夏小正曰。鳴蜚。虎懸。懸乃俗字。甯之與虎。則皆無他證佐。

鳴而後知之。故先鳴而後

札。筠案爾雅蜚。蜚。郭注。如蟬而小。引方言云。有文者謂之蜚。案方言又曰。蟬。其小者謂之麥札。詩碩人。螭首。毛傳。螭首。額廣而方。鄭箋。螭。蜚。蜚。蜚。也。然說文不收螭字。頁部。額。好兒。詩所謂額首。然則毛詩本作額。今作螭者。後人据箋改之也。就文又無蜚字。爾雅邢疏引某氏曰。鳴蜚。蜚者。也。案古詩。札。札。弄機杼。此蟲既以聲命名。知爾雅亦本作札。

傳曰。固有見杏。罔也者。

傳本作罔者。

山之燕者也。

筠案山當依正月傳作罔。

黃氏曰。盧諶祭法曰。夏祠用杏。

筠案杏紅

則非葉所能蔽。故曰見。初有紅者。故曰有。傳曰。鳴蜺。蜺也者。傳本作鳴蜺也。或曰。屈造之屬也。經義述聞曰。

莊氏寶琛曰。倉庚不名長股。或曰二字。亦與蜺也者不相屬。長股也三字。當在蜺也者之下。或曰之上。

引之謹案。周官蠨氏。鄭司農云。蠨當爲蜺。蜺。蝦蟇也。元謂蠨。今御所食蛙也。筠案。月令孟夏。蜺。鳴蜺。鄭注。蜺。蛙也。蛙。說文作蜺。蜺也。蜺。今謂之

蠨。蠨。蝦蟇也。二字皆烏。蟬切。故鄭君借蛙爲蠨。

名。醫別錄曰。蠨一名長股。是其證。筠案。廣雅。蠨。蜺。長股也。是別錄所本。述聞又曰。爾雅。蠨。蠨。蟾諸。玉篇注。

作去。蠨。去。蠨。聲轉爲鼓造。淮南說林篇。鼓造作蟾蜍是也。再轉爲屈造。鄭司農

注。敍官蠨氏曰。蜺。蝦蟇也。屈造。蟾諸也。似蝦蟇。故曰蜺也者。屈造之屬也。筠案。此說。則蜺者。今所謂蛙也。可食。屈造者。今所謂蝦蟇也。不可食。

案先鄭曰。蠨當爲蜺。後鄭以蜺乃短狐。駁之。蓋古祇有蜺字。後乃別爲兩字。分訓爲蠨與短狐也。說文

以或爲古城字。而鐘鼎文國字皆作或。惟齊侯匚作國。周距末作國。可知國字後作。或是古國字。故說

文。蜺或作蠨。而說以短狐。猶先鄭說蜺以蝦蟇也。當參伍考之。不可拘定一說。

傳曰。王荳莠。月令孟夏。王瓜生。鄭注。王瓜。草挈也。孔疏。王瓜。草挈。魯本。草文。類篇曰。藥草。今月令云。王荳生。夏小正云。王荳

莠。詩七月。莠。引亦作莠。未聞孰是。桂未谷曰。王荳生。呂氏春秋作王荳生。高注。荳或作瓜。瓠。瓠也。郭注。穆天子傳。荳

今苦字。顧氏引本草。萑生田中。葉青刺人。有實。七月采。筠案下文。莠幽莠。藎草。莠。金氏或曰。當爲秀。或曰。讀爲秀。且以取茶莠絕句。是如字讀矣。蓋未知字本作秀。今作莠者。以避光武帝諱而然。鄭注周禮。掌茶曰。茶。茅莠也。又注考工記。鮑人云。當如茅莠之色。釋文曰。莠音酉。又音秀。廣韻集韻皆引說文。菰。茅莠也。今本作秀。亦是改還本字。今經典皆已改還本字。獨遇茅莠則不改者。二物相近。故人忽之也。惟小正經傳

皆不改。而灌茶傳有兩秀字。大戴朱子本同。傳本亦立作莠。古今注。秀之字曰茂。然泛言秀發。美秀。可以茂代之。作穗字解者。不可代以茂。是以加艸爲莠。

傳曰。取茶。茶也者。以關本無以字。爲君薦蔣也。金氏曰。茶。苦菜也。卽今苦蕒。筠案。苦蕒又名苦蘗。又作苦苣。非附雅所云苦菜。邢疏云。苦菜葉似苦苣而細。

斷之白汁。花黃似菊。夫既云似。則非一物明矣。吾鄉至今呼爲苦菜。張氏曰。茶有二。詩離謂茶苦。此苦菜也。有女如荼。此茅莠也。箋云。茅莠。亦後人改復者。此及

七月之茶。尙是兩物。此茶乃自牧歸。莠也。初生曰莠。四月秀爲茶。高二尺許。茅莠輕白。故以狀女色。傳謂薦蔣者是。筠案。薦者藉也。蔣當同廣雅

之蔣。席也。七月灌茶。傳亦曰爲蔣楮之也。既夕禮記。茵著用茶。注。茶。茅莠也。案此乃送死之茵。尙著丁古

切同。以茶。古人布席于地。若僅下莞上簟而寢。豈不畏冷。知必有茶。薦於蔣下矣。韓非子十過篇曰。蔣古

席額緣。是知蔣者古文通借字。籀則後作之專字。然字書蔣字皆少此訓。古無柎極字。故小戎曰文茵。左傳曰追辟。字皆從艸。

傳曰秀幽。張氏曰秀幽未詳。幽風四月秀葍。得非以葍幽聲相近而誤與。幽葍在今爲雙聲。在古爲疊韻。然謂之誤則非。國策幽秀之秀也似。

禾是國爲草名。毛奇齡曰小正秀幽詩秀葍一也。黃氏曰秀葍鄭疑爲王萑秀。筠案此見詩箋。桂未谷曰穆天子傳茅葍葍是葍葍不同物。之見他書者。

陳翥則以爲秀幽李迂仲云鄭氏誤。按內經註引月令作吳葵華。吳葵卽葍。然則秀幽之爲秀葍蓋亦有本矣。

或曰葍卽遠志。釋草葍繞棘薺郭注今遠志也。案薺繞中字爲名與葍一字爲名異。

傳曰越有大旱記時爾。金氏疑本經之上必有闕文。張氏曰以幽字作句。故疑有闕。

傳曰執陟攻駒。執也者始執駒也。爾本始執駒。執駒也者離之去母也。陟升也。此三字大戴傳本朱子本皆無。鈔本有。或據正月傳增之與姑從之。

而升之君也。攻駒也者教之服車數舍之也。筠案數所角切舍音捨。初使駕車故數駕數說。音恐傷

其力也。然此傳似皆誤。夏官牧師云中春通淫。校人云春執駒。先鄭注曰執駒無令近母。猶攻駒也。案

此蓋卽用本傳說。後鄭駁之曰執猶拘也。春通淫之時駒弱血氣未定爲其乘匹傷之。乘匹卽通淫也。案此則

執陟云者陟即躋也。說文：躋，牡馬也。

洪範有躋字，是商周間字，或夏時尙無之，故用陟。然釋詁曰：躋，陞也。則躋義仍同陟。乘匹必牡，陞牝上，月令謂之躋馬，亦同此義。

月令季春乃

合累牛騰馬，遊牝于牧。仲夏，游牝別羣，則繫騰駒，即此所謂執陟也。月令在仲夏，此在孟夏者，猶之周禮通淫在仲春，是周初之制。月令則在季夏，是秦時之制。時易事異也。且傳曰：執而升之君，則校人曰冬獻馬。注曰：見成馬于王也，是也。大戴禮本命篇云：馬十二月而生，是今年仲春通淫，來年孟春乃生。至冬即可獻，不須再至夏。且執陟皆是虛字，必須連四字成句。言執之陟之攻之者皆駒也，不應斷爲兩句。蓋月令有游牝于牧之文，小正無之，則上無所承，故如此解之也。攻駒也者，夏官廋人曰：攻駒，後鄭注曰：驟其蹄齧者。驟，今謂之驅，雙聲語轉也。校人云：夏頒馬攻特，先鄭注曰：攻特，謂驟之。二鄭說同是也。且周禮指言夏與小正列攻駒于孟夏，亦符。

五月參則見。見賢，通反。

浮游有殷，鳩則鳴。

鳩與鷦通，古役反。

時有養日，乃瓜。

傳本作乃衣瓜，舊注一作乃衣衣。

良蜩鳴。蜩音彤。

匿之興，五日翁望。

乃伏。匿於，珍反。

啟灌藍蓼，鳩爲鷹。唐蜩鳴，初昏，大火中，種黍栽糜。

大戴本朱子本無此句，傳氏本有，而引或曰：種黍栽糜，以心中爲節，因大火中而及之，非小正文。然據下文栽糜，

傳云以在經中，知其本有補之。

養梅，蓄蘭，栽糜。

傳無栽糜，栽音叔，糜音門，大戴作栽糜。

頒馬。

傳曰五月參則見參也者伐星也。

伐一作牧。

故盡其辭也。

顧氏曰夏時五月日躔鶉火參在日後朝見東

南隅。篤案唐風綢繆毛傳三星參也。史記天官書參爲白虎三星直是也。爲衡石。漢書天文志同。孟

康注曰東西直似稱衡也。其謂參六星者則兼伐言之。考工記熊旗六旂以象伐也。鄭注伐屬白虎宿

與參連體而六星其謂參十星者開元占經引石氏曰參十星惟天官書最明哲曰三星直矣。又曰下

有三星兌。

卽說字。

曰罰。

與伐同。

其外四星左右肩股也。

步天歌分七星爲參三星爲伐然三相參謂之參知史記所云三星直得古聖命名本意。

傳曰故盡其辭而實

未言其故案爾雅大辰房心尾也。廣雅曰參伐謂之大辰公羊昭十七年傳大火爲大辰伐爲大辰何注大火與伐天所以示民時早晚天下所取正故謂之大辰辰時也案此盡其辭之故也。

傳曰浮游有殷。

韓本作蟬蟬經及下文並同。

殷衆也浮游殷之時也。

朱子本無此句大戴有且作蟬蟬然字形係別改者說文不收蟬蓋毛詩爾雅亦本同小正。

浮游者渠略

爾雅同說文作蟬蟬似是後起之字。

也朝生而暮

篤案當作莫漢初不當有暮字。

秋稱有何也有見也。

黃氏曰浮游似蛄蜺能浮水上而游故

謂之浮游死卽隨水而去也。

浮游固不畏水然二字疊韻渠略亦平入疊韻方俗語耳不可鑿說。

陸璣詩疏云浮游中蟲有角大如指長三四寸

甲下有翅能飛夏月陰雨時地中出篤案浮游生荒地故吾鄉謂之荒蟲郭注爾雅方言皆云叢生糞

土中。樊光亦謂糞中蜋蟲。則是蟻蟪。非浮游也。木中蜋蟲。蛻爲天牛。與浮游尙是兩種。惟郭云叢生。與傳股衆也合。

傳曰。鵲則鳴。

傳氏曰。大戴禮闕本鵲。作鵲。案今大戴作鵲。

鵲者百鵲也。鳴者相命也。其不辜之時也。是善之。故盡其辭也。爾雅。

鵲。伯勞也。

黃氏曰。一名博勞。

考案。月令鄭注作博勞。趙注孟子曰。鵲。博勞鳥也。詩云。七月鳴鵲。應陰而後動者也。

博與百。勞與鵲。一也。埤雅云。倉庚知

分。鳴鵲知至。故陽氣分而倉庚鳴。可蠶之候也。陰氣至而鵲鳴。可績之候也。詩曰。七月鳴鵲。八月載績。是促人績者爲衣也。筠案。鷹則爲鵲。傳云。非其殺之時也。與此其不辜之時也。句法相似。辜者磔也。然高注呂覽曰。伯勞夏至後。應陰而殺蛇。磔之于棘而鳴其上。故顧氏曰。辜之句絕。辜。辜也。伯勞惡鳥。君子宜惡之。而小正盡其辭。不辜之者。以其知時。案如此則略可屬讀。然參見云則。參伏亦云則。鵲鳴亦云則。孰非應時者乎。恐傳久訛錯。不可盡解也。又案詩云。七月鳴鵲。鄭箋云。爾地晚寒。鳥物之候。從其氣焉。鄭君以物候從氣爲說。是据小正月令皆記于五月也。通卦驗曰。夏至應陰而鳴。冬至而止。然則七月固非其始鳴之時也。

傳曰。時有養日。

大戴曰。作白。以十月。養。長也。

是丁。丈反。

一則在本。一則在末。

筠案。二句難解。疑是謂月本月末也。夏至之日。晝五十九刻五分。前乎此者十五日。芒種爲月。

本後乎此者十五日小暑之前為月末皆晝長五十八刻十四分為一年最永之日傳舉本末以該中閒也

故其記

傳氏引舊注作紀

曰有養日云也

傳氏引舊注如此而其本作時養日之也又曰大戴禮日之作曰之朱子

所據大戴則作白之

黃氏曰此即月令所謂日長至也

傳曰乃瓜乃者急瓜之辭也瓜也者始食瓜也

此從大戴本傳氏本作乃衣瓜瓜者其餘並同又引舊注曰一本乃衣瓜乃衣者急衣之辭也衣也者始創衣也案此謂其辭全異也朱子引

之頗有乖悟於是金氏黃氏皆生誤說

黃氏曰詩中田有廬疆場有瓜是剝是菹獻之皇祖後八月言剝瓜此不言剝疑不

獻也然禮玉藻云瓜瓞上環瓜非不可獻之物或始食而祭之故云急瓜也不言乃瓜者蒙上乃衣之

文也此不妥二月榮莖采繁莖葉皆草又皆是豆實而曰榮曰采倘且互文見意不使相蒙況衣與瓜之迥絕者乎

顧氏曰場人職曰凡祭祀共其果蓏瓜匏之屬古人

重之故小正以紀候焉 筠案乃瓜祇是始食瓜不必解作急此對八月剝瓜言之更不當增衣字古

文簡質而從容若一字為一句不成文也

傳曰良蜩鳴良蜩也者五采具

顧氏申傳曰別下匿也筠案爾雅郭注引此傳文良作蜩采作彩皆似俗改

黃氏曰五采者五行之色也蜩以微

物而五采具故美之而稱良焉

傳曰匿之興五日翕望乃伏其不言生而稱興何也不知其生之時故曰興以其興也故言之興五日

翕也。此八字雖解似有誤。

望也者。月之望也。

考案望多在十五日。故謂閏日十五為望。

而伏云者。不知其死也。故謂之伏。五日也者。

自此以下四句在此不次。

伏也者。二句重覆。似五日之上。脫或曰二字。

十五日也。翕也者。合也。伏也者。入而不見也。

傳氏曰。戴禮入作人。闕本無也字。

黃氏曰。匿蟬也。楚名

蟬。宋名蜋。

二句未詳所出。方言曰。蟬。楚謂之蜋。宋衛之間謂之蜋。蜋。附雅舍人注。梁宋以東謂蜋為蜋。

淮南子曰。蟬三十日而蛻。疑五日上當有三字。謂既與

十五日而鳴。又十五日而伏也。

傳曰。啟灌藍蓼。啟者別也。陶而疏之也。灌者

傳本灌也者。

聚生者也。記時也。

張氏曰。月令五月。令民毋刈

藍以染。鄭注。此月藍始可別。蓋種藍之法。先蒔于畦。生五六寸許。乃分別栽之。藍蓼。藍之似蓼者。今名

小藍。藍有數種。此種最優。五月始栽。八月方可為澱。五月取汁。惟大葉藍耳。金氏以啟灌為取汁。誤。

黃氏曰。大藍染碧。蓼藍染綠。

綠字不知何字之訛。諸藍皆染青。但色分濃淡美惡耳。

槐藍染青。凡數種也。但本文云藍蓼。不云蓼藍。內

則濡雞濡魚濡鼈。皆實蓼。本草。蓼有七種。紫蓼。赤蓼。青蓼。香蓼。馬蓼。水蓼。木蓼。諸蓼皆冬死。惟香蓼宿

根重生。可為生菜。其子可入藥。後世飲食不用。惟麵用其汁。則藍蓼當是二物。皆于是別載之也。埤雅

引夏小正。啟灌作灌沐。釋云。灌。澆灌也。沐。紉沐也。與後灌茶灌字異訓。筠案。高注淮南曰。毋艾以染。

青未成也。我目驗藍葉以手握之作聲。是青已成也。吾鄉五月大藍可染。如張氏所云。小藍五月栽。六月可刈以作澱。根再發生。八月再作澱。所得較少。其色故同。張氏但言八月。豈兗州物候不同邪。抑儒者不甚留心農事邪。傳曰陶而疏之。疏者栽之宜稀也。陶未詳。顧氏引熊安生曰。開闢此叢生之藍。蓼分移使之稀散。

傳曰鳩爲鷹。顧氏曰。列子曰。鷦之爲鷽。鷽之爲布穀。布穀又復爲鷽。以此推之。五月爲鷽。八月爲鷽。春爲布穀也。

傳曰唐蜩鳴。唐蜩鳴者匭也。

案下鳴字衍

黃氏曰。唐之爲言大也。采具者謂之良。聲大者謂之唐。卽馬蜩。

大而黑。五月鳴。小而紫者爲蜚蜋。盡月而止。故曰蜚蜋不知春秋。

莊子消搖游篇文

則匭也。

黃氏別唐蜩與匭爲二者。蓋以上文記匭不應重出。

顧氏則引孔氏廣森曰。既記其與矣。鳴又言之何也。一則目治。一則耳治。案此依傳解之。

筠案良唐匭是古字。蜚蜋說文雖收。然別是一物。蜚字則不收。蓋

所据毛詩爾雅均作唐也。今爾雅蜚蜋。郭注云。夏小正傳曰。蜚蜋者匭。俗呼爲胡蟬。江南謂之蜚蜋。

此從

釋文。今本作蜚。方言郭注同。

案此經注皆蜚蜋二字合爲一名也。大雅蕩篇如蜚如蜚。毛傳蜚。蟬也。蜚蜋也。案此二字

各爲一名。且是兩物也。爾雅五月鳴蜋。毛傳蜋。蜚也。案此雖各爲一名。故是一物也。猶之黃氏以匭爲

螻蛄。方言云。螻蛄。或謂之蜉蝣。蜉蝣。卽七月傳之蜉蝣。乃寒蟬也。而舍人爾雅注云。三輔以西爲蜉。楚地謂之螻蛄。則螻蛄。又卽蜉也。要是一類小別。方俗語異。物固不甚懸絕也。又案自夏之興至此。別本在四月。執陟攻駒之下。案月令。蟬始鳴。令民毋艾藍以染。皆在仲夏。唯無鳩爲應。季夏應乃學習。與小正六月應始擊合。

傳曰。初昏大火中。大火者心也。心中種黍菽糜時也。

傳本糜作糜。

經義述聞曰。書大傳曰。主夏者火。昏中

可以種黍菽。尙書帝命期曰。夏火星昏中。以種黍菽。淮南主術訓曰。大火中則種黍菽。說苑辯物篇曰。主夏者大火。昏而中。可以種黍菽。是知糜者衍字也。或改爲糜。糜乃黍屬。言黍而糜在其中。或又改爲糜。春已種糜矣。何待五月。筠案王文簡刪糜字。而說下文菽糜爲食豆粥。以皆誤。朱子註經曰。糜音門。知糜本作糜。詩生民。維糜維芑。皆今之穀。古之禾也。附雅說文皆作糜。因是當春已種。然大火中乃麥秋之候。麥既登場。晉

鄉以其地種菽。直隸山西。或以種黍。或以種禾。其禾名曰六十日還家。此是潞有備之事。不可拘定夏不種糜也。本書黍梅剝瓜。皆上字是事。下字是物。若下文直書菽糜。不言其事。非例也。

傳曰。煮梅爲豆實也。金氏曰。書言若作和羹。爾惟鹽梅。古人飲食用梅。猶今之用醋。筠案當引左

傳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說命乃僞書。不當引。

楚語所引傳說事。有作醢作舟作霖雨三事。而無鹽梅事。

且左傳醢與梅並言。醢卽醋

也。儀禮酢亦作醋。今借用耳。金氏兩失之。陸璣詩疏。煮梅暴乾爲蘇。可著羹臠中。

傳曰：蓄蘭爲沐浴也。金氏曰：卽今澤蘭，香可辟不祥。黃氏曰：周禮注，三月上巳，以香藥薰草沐浴，是也。若家語云：生于深林，不以無人而不芳，則山蘭也。

傳曰：菽麋。傳本以在經中矣。筠案：卽己字。孟子無以陶以宜可證。又言之，時何也？是食短關而記之。筠案：短關，大戴本作短關。傳本作短閱。經義

述聞改此文曰：是何也？時食豆鬻而記之。筠案：食豆鬻何以定在五月？且與又言終是曲說，竊疑經文重

出傳曲解之，不須塗附。又案傳氏本經有上文種黍菽麋句，而本文菽麋句僅見傳中。據傳云：已在經中，故不別之爲經。顧氏則刪種黍菽麋句，據傳氏引或說非小正文也。又以蓄蘭菽麋爲一事，其說曰：據藝文類聚，蓄蘭上有五日字，說之者曰：此日蓄採衆藥，以蠲除毒氣。今案蘭香草，菽當爲叔，拾也，採也。麋依字作麋，說文：麋，麋蕪也。筠案：爾雅蜀都賦博物志皆作麋蕪，楚詞作麋蕪，要皆兩字爲名，未有以麋一字爲名者。麋字又字書韻書所無，蓋猶之采蘩大戴作菜繁，麋字俗書加艸耳。傳旣曰以在經中，則前後兩句皆傳者據本所有，未可武斷闕疑可也。

傳曰：頒馬，分夫婦。一作大夫卿，筠案：大戴但云一作夫卿，無大字。之駒也。將閒諸則。傳氏本朱子本金氏本，此四字皆不列于經文，黃氏則列之。或取離駒，納之則法

也。傳氏曰：闕本自是食短以下止則法也。脫簡在三月拂拂然也。鳴之後，筠案：離駒者，承上文分夫婦而言。又案四月傳云：執駒也者，離之去母也。黃氏曰：閒、閑通。詩曰：比物四驪，閑之維

則。筠案月令仲夏游牝別羣則繫騰駒班馬政蓋與此文相應。

六月初昏斗柄正在上。

開本舊注柄一作杓筠案正月斗柄傳氏亦引舊注七月斗柄則無柄杓雖同義似作柄是杓音標

煮桃應始繫。

傳曰六月初昏斗柄正在上五月大火中六月斗柄正在上用此見斗柄之不在當心也。

筠案傳本无川字在似當作正

蓋當依依尾也。黃氏曰依當如依烏郎位之依尾言依舉別名尾主子孫故曰依。

傳曰煮桃桃也者地桃也地桃也者山桃也煮以爲豆實也。

傳本地作地註云按爾雅地概郭璞云白概也樹似白楊而古今字書有地而無概亦無訓山桃者爾雅

地桃山桃音斯唐韻亦云此書地桃者山桃也當作概蓋傳寫之誤

筠案五月煮梅及此煮桃傳皆以爲豆實然則卽是內則注之桃諸梅諸

今之桃杏脯也煮梅非如烏梅之取其酸則煮桃亦非不可食之地桃且正月地著華二月其實落矣。

六月安得而煮之傳說恐非。

傳曰應始繫始繫而言之。

傳本無下始繫字

何也諱殺之辭也故言繫云。

句依傳本

七月莠薿薿。

莠讀爲秀薿訓宜反恭于鬼反筠案薿當作莠本傳及灌荼傳並放此詩八月在葦音作葦

狸子繫肆。

狸大獸作狸朱子作狸案山字作狸

湟淥生葦。

湟音皇淥力倒反葦符兵反

爽死葦

莠傳氏曰爾雅葦類藎又曰葦其大者藎又曰葦馬帶據此則上葦當作葦下葦當作葦傳同筠案漢案戶寒蟬鳴初昏織女傳氏所據爾雅亦有誤本當以葦葦爲正惟其同字故鹿鳴食野之葦傳曰葦也鑿改之曰藎藎也

正東鄉。鄉音向。時有霖雨。灌荼。斗柄縣在下。則旦。縣音懸。

傳曰。七月蒨藿葦。未蒨則不爲藿葦。蒨然後爲藿葦。故先言蒨。筠案未秀則爲蒨葦。說文曰。蒨。蒨之未秀者。葦。葦之未秀者是也。蒨又名蒨。葦又名蘆。而蒨之初生者。有蒨亂雛三名。已秀者則爲蒨葦。詩八月蒨葦。毛傳曰。蒨爲蒨。葦爲葦。是也。惟詩言八月。此在七月。或是兩地寒。物候晚。抑或錯簡邪。

傳曰。狸子肇肆。傳氏脫肇肆二字。肇。始也。肆。遂也。言其始遂也。其或曰。傳氏曰。其字疑衍。顧氏引孔氏廣森曰。此與穀梁傳其一曰。文法正同。肆。殺也。金

氏曰。狸。伏獸。蓋至此時而始肆也。黃氏曰。若鷹之學習然也。筠案黃氏蓋讀肆爲肆。肆。習也。玉藻。肆東及帶。鄭注。肆讀爲肆。狸。善搏物。每

爲小步以擬度。發無不獲。徐氏曰。狸。一名不來。此兩說皆本之鄭君。然徐說非也。大射儀曰。量侯道。與所設乏。以狸步。注曰。狸之何物。每舉足者。正視遠近。爲發必中也。狸步六尺。則知黃氏

所言。指正視遠近之時。故云小步。所謂物之將擢也。必伏。度其可中。則一縱六尺矣。大射儀又曰。奏狸首。注曰。狸之言不來也。其詩有射諸侯首不朝者之言。案注不朝即是不來。非狸之別名。如徐氏意。則據古讀來如狸以不爲發聲。則與不朝不合矣。然鄭君謂是詩即射義之曾孫侯氏。案是詩曰。小大莫處。御于君所。初無不朝之言。惟考工記梓人祭侯之辭曰。毋或若女不備侯。不屬于王所。故抗而射女。豈鄭君以此亦爲狸首之詩邪。抑誤記邪。

傳曰。湟。潦生苹。傳本。此句下有湟。湟。下處也。有湟然後有潦。傳注。潦有。傳本無此字。又引。潦而後有苹草也。傳引。潦生苹也者六字。一作潦。大戴亦無。今本有。大戴

萃作萃今
本作萃

黃氏曰爾雅疏小曰萍大曰蘋小者如菽圓不可食大者如蓋根細如須亦有花季春始生可蒸爲菹。筠案爾雅隍虛也與傳云下處義同易城復于隍左傳潢汚行潦隍潢湟三字蓋同又案萍不生于流水而生于止水。

傳曰爽死爽也者猶疏也。

筠案疑疏雙聲

黃氏曰或曰爽蕤也草名蓋夏枯草之屬能明目故謂之爽。稟陽之純故感初陰即死。筠案傳不云爽草也而以雙聲字解之若據周禮臣妾聚斂疏材鄭注疏不孰曰饘以

疏爲蔬之古字則七月蔬尙未成安有死者若如黃氏以爽爲蕤之古字則蕤字僅見集韻又不言是何草安得的指爲夏枯草且夏枯草立夏即枯矣闕疑可也。七月三陰黃氏以爲初陰亦誤

傳曰萃莠

筠案鈔本作莠莠據傳當是廣雅疏證引作莠秀莠與蘋同爲萃已致鹿鳴傳有誤煩箋改正矣何可更以馬帶之莠爲萃

萃也者馬帶也

韓本馬上衍有字依傳本刪

爾雅莠馬

帶郭注似莠可以爲埽彗廣雅馬帶屈馬第也

傳曰漢案戶漢也者河也

傳氏曰大戴無此三字

案戶也者直戶也言正南北也

傳氏曰舊注南或作爲大戴禮作爲案今本作南

傳曰寒蟬鳴蟬也者

傳本蟬下衍鳴字王文簡曰當云寒蟬也者

蜩蟪也

蜩大兮反筠案字典不收蟪字方言作蜩蟪集韻蟪或作蜩竊以說文蟪或作蟪推之蟪當音聊

筠案毛詩爾

雅無蟬字。呂氏月令乃有之。方言曰：秦晉之間謂之蟬。知蟬是秦字。小正不當用之。或即因月令而改。方言曰：蟬謂之寒蜩。郭注曰：按爾雅以蜩爲寒蜩。月令亦曰寒蜩鳴。乃月令鄭注曰：寒蟬寒蜩。豈郭氏据本作蜩邪？上文良蜩唐蜩皆不言蟬。

傳曰：初昏織女正東鄉。金氏曰：織女三星。

傳曰：時有霖雨。筠案月令季夏大雨時行。此晚一月。霖雨淫雨也。三日以上爲霖。

傳曰：灌荼。傳本脫灌灌聚也。荼藿葦之秀。傳本有爲蔣楮。張氏本作楮之也。藿未秀爲莢。莢土葦未秀爲蘆。以上二句傳本

注云大戴禮張氏曰：以絲絮裝衣曰褚。藿葦之秀亦可裝衣。故聚之。筠案楮似當作儲。四月取茶。傳

云爲薦蔣。蓋與本傳互文見意。爲薦蔣而儲蓄之也。古人裝衣富者用纈。貧者用縑。不用茶。

傳曰：斗柄縣在下則旦。述記本句在正東鄉之下。案既記昏旦之星。自當連類。而此及十月皆分書之。任氏遂併一處。不爲無見。又但言昏星者。正四五六凡四月。言旦星者。八月而已。蓋亦脫佚。

八月。剝瓜。玄校。剝棗。稟零。稟力丹鳥羞白鳥。辰則伏。鹿人從。顯氏本祇鹿人二字。蓋大戴本無經文。顯氏於辟絕鹿人爲句。故於經亦然。其引孔氏曰：鹿人當作鹿從二字爲句。

古從字作从。妄者遂因下或曰人從而改耳。顯氏曰：今案此說是也。傳有二說。前一說爲正。傳不釋人字可證。駕爲鼠。參。傳本作中則旦。

傳曰八月剝瓜剝瓜也者

傳不注云大戴禮無剝瓜也者四字

畜瓜之時也

黃氏曰埤雅云瓜性惡香觸麝氣則一帶不

收制字象其實在蔓間

筠案詩疆場有瓜是剝是蒞毛傳剝瓜爲蒞也

傳曰玄校玄也者黑也

傳氏曰大戴禮玄作五黃蔓間校語云五通志堂本惠本作立

校也者若綠色然

蔓間曰此下惠本有注云綠大戴禮作祿祿當爲綠綠衣黑古祿綠通周禮內司服鞠衣展衣

綠衣詩綠衣箋綠當爲綠凡三十六字筠案顧氏所據韓氏大戴綠作綠則此三十六字殆惠氏據別本補之春官巾車孤乘夏篆注故書夏篆爲夏綠先鄭曰綠綠色案此知色有綠名然綠之爲色於書傳無徵且以綠色釋綠亦乖釋經之例或是綠色之訛又案綠衣箋綠當爲綠婦人未嫁者衣之

衣去聲

張氏曰時藍蓼既成可染也詩載元載黃亦在八月筠案元爲

天色故冕以爲表而校爲綠色於經無徵顧氏破校爲絞引玉藻校衣鄭注曰絞蒼黃之色又引詩載

元載黃以證然綠有祿綠之異文則古本乖異吾誰適從且小正立文以事冠其物者太半此不云染

元校何由知爲染事哉闕之可矣不敢強不知以爲知

說文縹帛蒼艾色詩曰縹衣縹巾未嫁女所服與傳文相近

傳曰剝棗剝也者取也黃氏曰詩八月剝棗以養老也本草云九月采取暴乾之補中益氣久服延

年故焦氏易林師之豫曰北山有棗使叔壽考筠案黃氏之說美則美矣未得其實棗栗之用甚廣

士昏禮婦見舅姑用之周禮籩人饋食之籩用之且亦救荒之物也七月毛傳剝擊也與剝瓜之剝不

同

傳曰大戴零零也者降也。

作粟

傳本無也字。似連下文讀降零而後取之。大字一句降零者覆語也。若於零也者降也。結句則下文當云降而後取之。不得言零矣。正月傳後者大也。下文即曰大風。不復言後風。二月傳見者衆也。猶

魂下文即曰魂也者。不復言見是其證。惟是降者訓義也。零者經文也。合訓義經文爲一語。則于傳未得其證耳。

零而後取之。故不言剝也。

黃氏曰。東觀書曰。栗駭蓬轉。

蓋栗房秋熟蠹發。

蜀都賦曰。攝與蟬發。

其實驚躍如爆。去根棘甚遠。所謂栗駭與盧諶祭法曰。春祠用栗。夏祠用

杏。秋冬祠用栗。內則。栗曰新之。栗曰撰之。陸佃云。儀禮。栗烝栗擇。蓋烝之之謂新。擇之之謂撰。

傳曰。丹鳥養白鳥。

月令鄭注引云。九月丹鳥羞白鳥。九字誤。邪抑後人因邪鳥羞羞在八月而移之邪。

丹鳥者。

鄭注引丹鳥也者。謂丹良也。白鳥者。傳本無者字。鄭注引白鳥也者。

鄭注引同。韓本作蚊。筠案說文。猨也。從蟲。門聲。蟲俗作蚊。圖字似誤。然猨猨二字皆武中切。或是同聲借用。

納也。

納。謂之鳥何也。

大戴無何字。鄭注引作其謂之鳥者。

重其養者也。有翼者

爲鳥。

鄭注引無者字。

羞也者進也。

關本無也字。

不盡食也。

以上二句。鄭注引作養也者不盡食也。養似羞之訛。又似承上文重其養。

黃氏曰。丹鳥。螢也。螢。稟陽有

君象。故謂之君鳥。逸周書時則訓曰。君鳥不養羞。臣下驕慢。蓋螢七月但食風露。不遘食白鳥。所以養之。養之而後食之。明君之不虛取于下也。八月乃食之。然不盡食。略進之而已。明君之不盡取于下也。故金氏曰。是君道也。自月令訛爲羣鳥養羞。而說者紛紛矣。

傳曰。辰則伏。辰也者。

大戴禮謂星也。

伏也者。

經義述聞曰。當作辰也者。房星也。初學記歲時部上引之。

伏也者。

傳云。大戴禮作伏見也者。

入而不見也。

經義述聞

曰盧改星爲心亦非也。孔云小正謂房曰辰謂心曰火八月之昏房先心而沒故於此言辰則伏於九月乃言內火筠案爾雅大辰房心尾也統舉一次而言之又曰大火謂之大辰舉三宿之中而言之本傳以爲房星則又舉其首而言之獨未有舉尾者蓋尾箕合爲析木不應大辰有尾也

傳曰傳本有鹿人從三字鹿人顧氏曰句絕蓋大戴無顧氏本從之從者從羣也鹿之養也離羣而善之傳氏引大戴作離而生非所

知時也故記從不記離君子之居幽也不言顧氏引孔氏曰鹿性得美食必呦呦相呼是善養其離羣也而鹿曰離三鹿曰羣離麗也牝牡偶也鹿偶而蚺之時非君子所知也小正言者不言

幽故不記其偶牝記從羣而已筠案上言從羣下言離羣然則從羣者從其羣也離羣者離其羣也故下文離而生不記離皆應離字記從則應從字是離羣二字不可作兩鹿三鹿解且曰離羣而善之而乃不記離是不記其善也非所知時也時字依孔說當爲衍文君子之居幽也又當改之字爲於乃可通也愚意當以不解解之或曰人從孔氏曰傳謂別家經文有作鹿人從者○大戴無從字人從也者大者於外小者於內率之也顧氏曰率

適借字先道也鹿性警惕羣善走者環角外向而令小者居內以防人物之害如人之相率而行故曰人從筠案依此說則是將帥之義率當爲衛之省矣黃氏曰鹿人虞人也從即易象即鹿無

虞以從禽也之從是時獸居山林鹿人往從之也筠案屯卦即鹿無虞王肅本作麓虞翻本雖作鹿然說之曰山星得

麓今本並作鹿然則屯卦之鹿非獸也況黃氏主田獵言之則小正一書一記王狩何有于鹿人詳此經傳皆有訛誤闕之可也○十一月尚人不從戴傳亦不見從禽之意

傳曰。駕爲鼠。

傳曰。參中則旦。

順氏曰。參當爲星。七星也。篆書星形相似。月中之氣。日躔大火之中。日出加卯位之中。故七星中也。筠案。月令八月旦。謂躔中。謂爲參。躔占半度。與此參中正合。順氏以夏時八月。日躔大火。較後世進一次。故云然。然亦安

知非錯簡乎。

九月。內火。

內音。還鴻鴈。還特計反。

主夫出火。陟元鳥。蟄。熊。羆。豹。貉。鼯。鼯。則穴。榮。鞠。

鞠居大反。

樹。麥。

傳氏引或曰。樹麥傳文。筠案。大戴亦無。

王始

裘。辰。繫于日。

傳本無此句。

雀入于海爲蛤。

傳曰。九月。內火。內火也者。大火。

筠案。卜內字衍文。

大火也者。心也。

金氏曰。古者三月。大辰旦見。故出火。八月辰

伏。故內火。

案此以火爲水。火之火與傳異。

張氏曰。三月。大辰昏見。金云旦見。誤。

顧氏曰。八月。日躔大火。心星蓋已伏

矣。九月。又言之者。因記出火而及之。故變伏言內也。

傳曰。還鴻鴈。還往也。黃氏曰。還之爲言遞也。長幼相序。其飛遞遞然也。竹書于四裔之朝。皆曰來賓。

月令九月。鴻雁來賓。雁非中國之鳥。而知有中國。故其來也曰賓。貴之也。筠案。說文。還去也。集韻與

逝同。史記賈誼傳。鳳漂漂其高逝。漢書作逝。

傳曰主夫出火。

傳氏注經曰夫當作火金氏同

主夫也者主以時縱火也。

金氏曰古者季春出火所以焚萊于是民之

用火于野者不禁季秋雖內火然火有不可廢者如昆蟲蟄而火田之類于是主火度其用而出之民

不得擅用也。黃氏曰主夫主火之官蔡氏謂主掌也夫燧也謂取火于日者。

筠案依官司烜氏作夫遂鄭注夫遂陽遂也說文作陽鑪

淮南子作陽鑪周禮雖夫遂連文然可以燧為名不可以夫為名蔡氏說誤此如近人解曰居月請曰居卑居也日中鳥也諸蟄請也月中蝦蟇也同一穿鑿

顧氏曰火伏而後蟄者畢昆蟲既蟄得

以火田故出火秦氏薰田曰主夫主火之夫案此謂主縱火之小臣明非古之火正也縱火猶漢之俗在上放火於下張羅承之以取禽獸筠案任氏述記遂主夫出火于三月參則伏之後亦不為無見

傳曰陟元鳥蟄陟升也。

傳氏曰關本升作井蓋誤

元鳥者燕也。

大戴作鷦不成字

先言陟而後言蟄何也陟而後蟄也。

金氏曰

予鳥去即多蟄于鳥岸閒土穴中見沈存中筆談筠案謂之陟者謂其不歸巢而翔翔于天也晝飛

而夜宿于稊穗久之乃蟄然老燕亦人海為蛤不復蟄也偶有蟄巢中者我曾見之。

傳曰熊羆貉貳則穴。

傳氏曰大戴禮貉作貉穴作大筠案今大戴作能貉貳則穴朱子本貉作貳曰貳莫自反招莫各反貳音伯貳音生案說文無貳字附推注引夏小正曰貳則穴是也又案大戴本能貉

似是古字說文曰能熊屬分爲二物似非昭公七年左傳今夢黃熊入于庭門釋文作黃熊左氏多用古文知能本是古熊字爲賢能借義所奪斯作熊以爲別耳安知古文能與不作未虎能罷邪

若蟄而

顧氏曰而語辭周禮穴氏掌攻蟄獸是穴

猶蟄也。

張氏曰：伏處穴中，如蟲之蟄也。

黃氏曰：熊好舉木引氣，謂之熊經。莊子所謂熊經鳥伸是也。

飢則自舐其掌，故美在掌。熊似熊而縱目有髯，高腳能緣木，亦能人立，猶卽豹也。能勾物而取，程度而食，故文從勾，亦名程。自惜其采，若霧雨則十日不出，貉、貓、狸也。善睡，能爲曲穴以避雨暘，以防患。鼯鼠

大而赤黃，一名地猴。

見本草。

一名鼠狼。

見廣雅。

其氣臭惡，鼯鼠能入牛象之耳，亦名耳鼠。象最畏之。

此說不知所出，附雅郭注。

本草皆以鼯鼯爲一物二名，且無鼠不畏，其牙所爲器，有鼠行其上則有聲，當依爾雅郭注作鼯鼯。雖鼯亦鼯之一名，乃述古之者與柏桃文法同，取其成文也。說者又以鼯鼯爲正月三月之田鼠，愚膠葛矣。

顧氏曰：貉，猶借字。

說文：熊獸似豕，山居冬蟄。通卦驗曰：熊入穴，博物志曰：豹死守窟，是四者皆穴居之獸也。說文：鼠穴蟲之總名。筠案：則穴云者，謂其避冷而入穴也。故傳云：若蟄，蓋熊入穴不復食，是真蟄矣。若鼯，至冬盜雞鳴食之，捕以作筆，亦以隆冬爲美，未有蟄之事也。然易通卦驗曰：小雪陰寒，熊入穴。案小雪乃十月中氣，此早一月，或一錯簡。

傳曰：榮鞠，鞠草也。鞠榮而樹麥，時之急也。

金氏曰：月令鞠有黃華是也。

陶隱居云：莖紫，氣香味甘。

葉可作羹者，真菊。若莖青，作蒿艾氣，味苦不堪食者，乃薏，非菊也。

筠案：此皆中華之物，若今所時之菊，乃洋種也。

顧氏曰：鞠，金之

氣也。麥，金穀，故釋鞠榮而及之，言見鞠之榮，而知樹麥時之不可緩。若其正時，當在八月。筠案：月令仲

秋乃勸種麥無或失時。

傳曰王始裘。

筠案傳本大戴皆無此句。

王始裘者何也。衣裘之時也。衣去聲。

黃氏曰月令孟冬天子始裘周禮司裘仲

秋獻良裘以供王服則于季秋言始裘正也。

夏后時水土初平人少故寒早周時人多故寒遲不可執一而論。

傳曰辰繫于日。

傳本經無此句疑八月辰則伏之類寫時脫也。

張氏曰辰大火也古人重火故于火必詳之。

顧氏曰此辰謂大

火之次爾雅謂之大辰夏時九月日躔析木大火之次在日後故曰辰繫于日小正于此記日躔所在以推十二月可知。

傳曰雀入于海爲蛤蓋有矣非常入也。

筠案傳者蓋未嘗見海故以爲異事不思雀無萬數不見死

者果何所往乎老雀純陽化而爲蛤則純陰變化之理有固然矣說文曰蜃有三種皆生于海蜃蟻千或十字歲雀所化海蜃百歲燕所化魁蜃一名復蜃老服翼所化案此則燕及蝙蝠皆化爲蛤不特雀之訛。

也。說文今本訛脫依爾雅釋文對文類聚所引改補。

十月豺祭獸。

豺反。

初昏南門見。

見反。

黑鳥浴時有養夜雉入于淮爲蜃。

大戴句首有玄字蜃大戴作蜃傳同蜃時忍反。

織女正北鄉則旦。

傳曰十月豺祭獸善其祭而後食之也。金氏曰月令在季秋。

筠案漢書蘇林注曰豺虎屬當以立秋祭獸是謂非豺是立秋非季秋而冬蓋各據所見言之無定

文也。古人每有不忍殺之意故必豺祭獸然後田獵以爲乾豆賓客之用。黃氏曰豺於霜降之日必殺

獸而陳之以祭。獾祭間象天陽也。豺祭方象地陰也。祭仁者事也。豺獾不仁之物也以不仁之物而有似于仁君子斯進之矣。顧氏引高誘曰豺似狗而長尾其色黃殺獸四面陳之世謂之祭獸。

傳曰初昏南門見。傳氏曰大戴禮脫見字今本有南門者星名也。及此再見矣。顧氏注經曰初昏字蓋衍文夏時十月

日躔星紀南門在日後朝見東南隅。又注傳曰四月昏見此時朝見任氏述記作初昏織女正北鄉南門見則旦其說曰二句舊本互易今從徐圖臣說筠於象緯甚疏姑竝存之。

傳曰黑鳥浴黑鳥者何也鳥也浴也者飛乍高乍下也。大戴禮作黑鳥浴者何也鳥浴也者飛乍高乍下也黃氏曰蔡氏謂十月氣

寒日煖乘煖而浴也。案此乃沐浴之浴顧氏引淮南子曰鳥力勝日。

傳曰時有養夜。傳本無此句時有養夜者養長也。筠案以上十二字大戴作時有養者長也六字又案五月傳養長也朱子曰

消長之義更不合唐風葛生曰夏之日冬之夜毛傳曰言長也是小正之義若日之長也云。張氏曰若日之長者若夏日之長也。筠案時有養

日爲夏至記也。既在五月，則時有養夜，爲冬至記也。當在十一月，知是錯簡。

傳曰：元傳本經無元字，傳作云，疑屬上則然，亦非也。鈔案屬上者以若日之長也云爲句。

雉入于淮爲蜃。蜃者蒲盧也。

大戴禮作蘆。

金氏曰：蜃大蛤也。黃

氏曰：古人凡圓而長者，皆謂之蒲盧，亦謂之果臝。故謂大蛤爲蒲盧。

案爾雅釋蟲，果臝，蒲盧。郭注：即細腰蠶也。黃氏據此立說，云圓而長者，細腰銜泥作房如

併竹管也。

顧氏曰：雉，鷩雉也。春秋傳謂之丹鳥，司閉者也。以立秋來立冬去，入水爲蜃。蒲盧，謂蛙蛤明非

蛟屬之蜃。

傳曰：織女正北鄉，則旦。且，大戴作具。

織女，星名也。

南門兩見於四月十月，皆有傳。織女兩見於七月十月，則此有傳而在前者反無傳。知傳文亦多脫佚。

顧氏曰：月初之

氣，日在星紀之維首，日出加卯位之末，南斗在卯。七月之昏，南斗在午，織女東鄉。今南斗在卯，故織女北鄉。

十有一月，王狩，陳筋革，嗇人不從，隕麋角。

傳曰：十有

傳云：大戴禮脫百字，筠案今本有而月令鄭注引亦無。

一月王狩，狩者

傳本王狩者。

言王之時田，冬獵爲狩。

爾雅釋天文。

筠案：春蒐夏

苗，秋獮，冬狩，自是周制。夏后氏不知亦然與否。傳云：時田者，以明非禽荒也。顧氏於經合王狩三句爲一事，其說曰：周禮仲冬教大閱，遂以狩田。月令五庫，皮革筋爲一庫。蔡邕以爲兵車之庫。孔氏廣森

曰筋弓也。革，兩也。因狩之時，料簡兵實。任氏兆麟曰：詩箋田畯，畺人。今之畺夫也。夏書：畺夫馳庶人走。夏時有此官，案不從不從狩也。畺夫，蓋小臣主傳命者。覲禮曰：畺夫承命告於天子。

傳曰：陳筋革。

傳本無此句，大戴筋作助下同。

陳筋革者，省兵甲也。

黃氏曰：取所獲之獸，而陳其筋革之可備兵甲者。左

傳所謂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于器，則君不射也。

傳曰：畺人不從不從者，弗行於時月也。

張氏曰：時是也。是月農務未畢者，猶不從獵也。詩曰：二之日

其同，則無不從者矣。

顧氏斷不從者，弗行爲句，以於時月也。萬物不通爲一事，說之曰：此釋所以不

從之故。在易姤之象曰：后以施命誥四方，復之象曰：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時是也。是

月太陰用事，萬物充實，當助微陽生息，無施命誥四方之事。故畺人不從也。竊案顧氏斷句似是，而以

爲釋不從之故，則以二句無經可附，故云然也。

萬物不通。

張氏曰：月令所載閉藏諸事，皆此義也。

黃氏曰：此四字，朱子不別爲經。

傳本同。

但存之弗

行于時月也之下，然義實難曉。姑從張氏蔡氏別書之。金仁山竟刪去此句，似未允協。

傳曰：隕麋角，隕墮也。

墮，大戴作墜。說文有隕墜而無墜，尙書萬事墜也。是隕亦隕落之通詞，不必泥說文敗城阜之說。

日冬至，陽氣至始動。

二月傳：萬物至是動而後著。疑此當作陽氣至是始動。

諸向生皆蒙蒙符矣。故麋角隕，記時焉爾。顧氏曰：月令仲冬麋角解，熊安生曰：鹿山獸，夏至得陰氣

而解角麋澤獸冬至得陽氣而解角。黃氏曰不言麋角隕而言隕麋角何其隕也有限之者也。天地之氣動于至微而象于至著陽甫至而隕者已在麋角著焉爾易有隕自天。

十有二月鳴弋元駒賁。賁音奔納卵蒜虞人入梁隕麋角。傳氏曰月令仲冬麋角解與小正十一月記隕麋角合十二月又記之蓋衍文戴氏因誤爲之傳失之矣。

傳曰十有二月鳴弋弋也者禽也先言鳴而後言弋者。傳本無者字何也鳴而後知其弋也。金氏曰弋當

作鷲今雪霽霜風之晨則鷲鳴一說鳴弋猶言鳴弦弋者以生絲繫矢而射謂獵禽也。

傳曰元駒賁。筠所得鈔本元作駒校語云古文引小正皆作駒駒不知何時訛作元案揚子法言元駒之步方言則作元駒廣雅同未見作駒者姑記俟考元駒也者蠋也。蠋於豈反傳氏曰關本元駒者蠋也筠案玉蠋

合蠋蟻爲一字然厚記蛾子時術漢晉峻碑藝義即小雅藝我知古讀義如我魚藻尾豈爲韻然則蠋者蛾之俗字蠋則漢字不可合也賁者何也走於地中也。黃氏曰按爾雅方言蚍

蜉大蠋小者蠋飛者蠋赤色斑駁者蠋一名打蠋。以上出爾雅此從邢疏絕句也玉篇蠋下打下皆曰蠋打則絕蠋打爲句蠋字自爲句一名蠋蟥。此出廣韻一

名石宮。此未詳所出齊魯謂之駒蠋。音駒養梁益謂之元駒燕謂之蛾蚋。音蠋養以物小而有力能舉等身之鐵其

行甚捷故曰賁。

傳曰納卵蒜。大戴詁林下同卵蒜也者本如卵者也納者何也納之君也。金氏曰納者收藏之。此取傳納之君也然喻稅至今呼爲

納糧。此古語也。况小正夏時書。禹貢納總納經納結。豈得不為納之君乎。禹貢釋文納。本又作內。案作內是也。月令無不務內。秦人尚不用納字。況于夏人。九月內火是本證。蒜者菜之葷者也。說文葷。臭菜也。黃氏曰。

古有小蒜無胡蒜。未有本大如卵者也。疑卵蒜為二種。抱朴子。夏后時始食卵。此記食卵之始也。顧氏引古

今注。卵蒜。俗謂之小蒜。

傳曰。虞人入梁。虞人官也。梁者。主設罟罟者也。晉音古。張氏曰。月令命漁師始漁。即此。黃氏曰。虞人。

澤虞也。周禮獸人。月令漁師。此名虞人者。舜命益作虞。夏承虞制。猶未分官也。筠案以周禮月令比擬小正。書國有閒。亦勢所不免。然自

大禹元年。至秦始皇元年。是作月令時也。凡一千九百八十五年。即至周初作周禮之時。亦千餘年。政治因革。豈可擬乎。筠案傳梁者句下。當有闕文。梁當是敝筍在梁之梁。

且主設罟罟者也。當承虞人官也之下。惟其為官。故有所主。梁則物也。豈得有所主。蓋梁者之下。傳文脫佚。或人移之于上耳。經義述聞以梁者為衍文。然經文之梁。與橋梁棟梁別。自當加解說。特魚梁用于夏秋。魯語曰。大寒降。水虞于是乎講臘。留取名魚。登川禽。是知冬不用梁。且梁不可入。未知何義也。雞始粥。述記有此句。其說曰。句見乾鑿度鄭氏注。舊本闕。時陽漸長。雞感而始粥。至正月平粥。猶正月記采芸。二月復記榮芸爾。筠案此粥字當音育。周書時訓解。大寒之日雞始乳。易通卦驗云。雞乳在立春節。月令

季冬亦曰雞乳。此舉事本正月梓粥。乃舉事末。菹卵必二十一日乃生。

正月雞梓粥。黃氏以爲十八日乃其最速者。

傳曰：隕麋角。蓋陽氣且睹也。

大戴朱子且作且。筠案且者將也。且睹者謂陽氣漸盛也。凡正月晴明之日則見陽氣出地狀如流水。此時雖未睹然已盛矣。故麋角無不隕也。

故記之也。金

氏曰：重出。黃氏曰：小正于夏至不言隕鹿角。諱之也。于冬再言隕麋角。著之也。陽生于子。長于丑。氣至此如夜之將旦。蓋迭爲消長。自然之運。然天地之心特藏于陰之中。故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天地之用有斂有舒。天地之心有生無殺也。聖人體之。每扶陽而抑陰。非聖人有心軒輊其閒。即天地之心也。凡物之體。上陽下陰。首爲諸陽之會。角尤陽中之陽。鹿又陽獸。

考見鹿角之生。半月而成。骨長之速。未有似此者。

何微陰市至。角

遽爲之隕乎。婦曰：女壯。甚危乎其壯也。勿用取女。甚戒乎取之者也。上九曰：婦其角。鹿恃其陽之盛。一廢而數應環之。其爲取女甚矣。或陰一至即婦其角。遂隕其角焉。君子所羞言也。故諱之。若夫麋本陰獸。陰不宜角。而其角且大于鹿。是陰盛而與陽爭。幾爲坤之龍戰于野矣。且麋之言迷也。迷復之凶。君子思焉。乃陽一至而角爲之隕。不敢抗也。復之初曰：不遠復。二曰：休復以下仁。于上乃曰：迷復凶。麋之隕角于子者。其不遠之元吉乎。再隕于丑者。其休復之下仁乎。故君子甚樂其著之者也。然其隕也。非自隕。有隕之者也。臨十二月之卦也。初九曰：咸臨。九二曰：咸臨。咸者無心之感。天地之氣動于至微而

象于至著。易之再言咸臨者。動于至微。而小正之再書阻麋角者。象于至著也。筠案傅氏金氏皆以爲重出是也。五月菽糜亦重出。傳亦再解之。此先儒之謹。亦先儒之拘也。案每月二氣六候。一年二十四氣七十二候。如雨水。驚蟄。芒種。白露。寒露。霜降。小雪。大雪。以物徵之者。三分之一。而候則無不徵之于物。蓋麻法取之以巧算。則虛而無憑。故必以艸木鳥獸感氣之自然。而動者。以是考麻法之疏密。故曰候。謂以此候其節氣也。若有所諱。有所著。則非記時令之書矣。且小正春三月五月七月九月。所記尙詳。其餘皆不應如此之略。其六月十一月十二月尤爲寥落。傳久脫佚。瞭然可知。不必從爲之辭。惟黃氏之意甚美。不忍刪也。故存而辨之。

月令季冬疏曰。按月令九月。對祭獸。易通卦驗云。小寒對祭獸者。熊氏云再祭也。一曰。易說義也。無此文。筠案熊氏與本傳同。皆據衍文而從爲之辭。孔氏駁之是也。